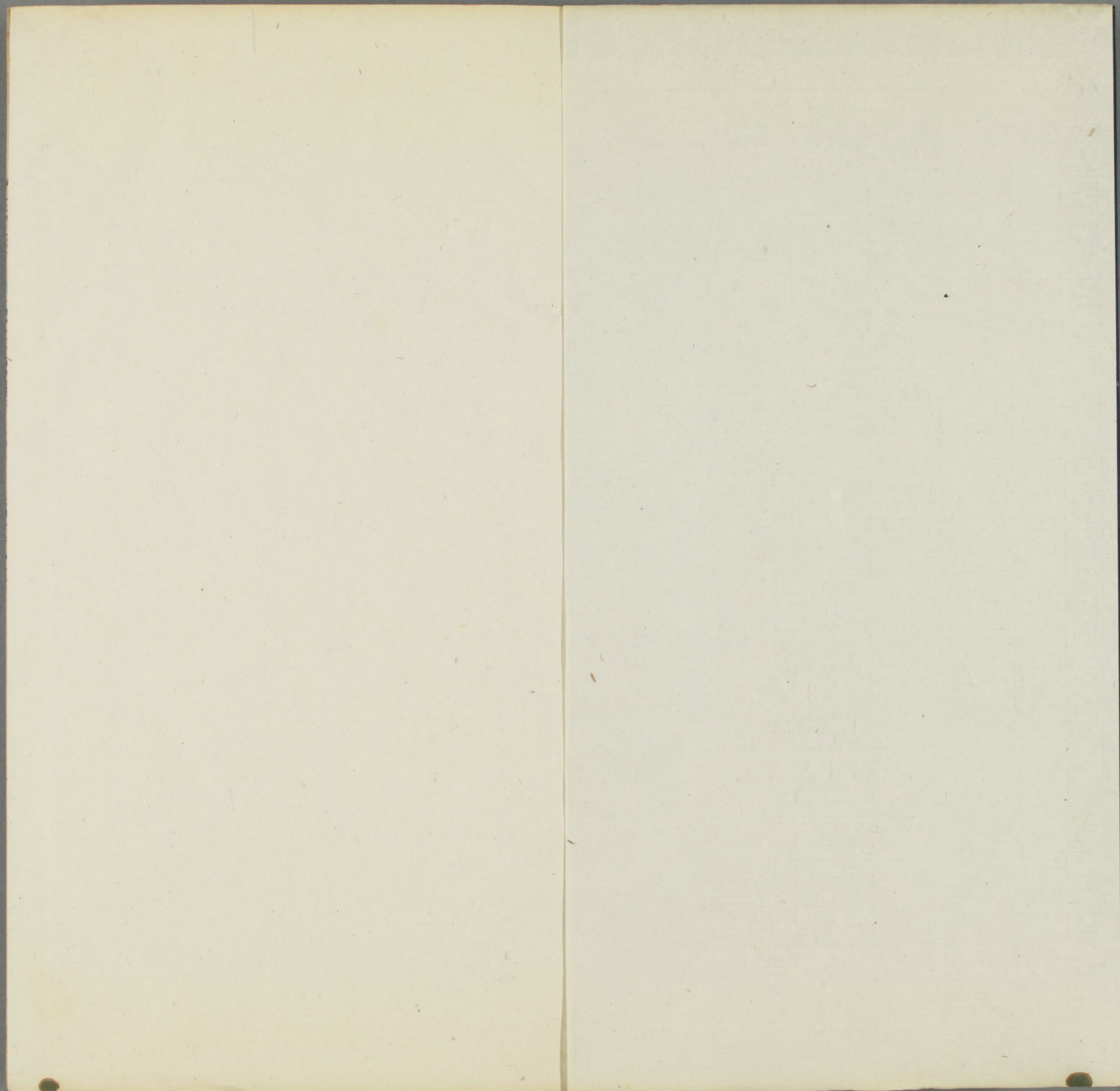


~ 16
2823
5





蘇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四

題詞

安南重修清寧宮

正德皇帝已安南重修清寧宮成御史中丞孫公純言於
徐右丞相惟王君淵海其詞曰今南越之國
諸帝神大夫及山林之遠彼修造廟宇
惟花人于儒林猶于釋氏極星以歸人
則備是史北入于所信之台東西觀之
古南越之國亦一變矣

十一
廿

門 16
號 2823
卷 5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四

記類

安福重修儒學記

正德辛巳安福重修儒學成御史中丞孫公燧程其令郡守
徐君冠節推王君晞緝其謀邑令俞君夔經營恢拓以定其
緒縉紳大夫及山林之逸儼然造焉由興賢之衢西歷于泮
宮北入于儒林瞻于戟門櫺星以拜大成之廡下又北升于
明倫堂東北入于師儒之舍東西觀于齋又東謁于鄉賢名
宦南出于號舍煥然改觀以爲元豐紹興所未備也司教事

昭和廿三年
十月十七日
講求

劉君勳楊君繪薛君鸞喜相語曰茲文運更新之機乎相率
微言以紀成績而昭示來學之士某竊聞之父師曰學校者
士之肆也師以孔子棲之正鵠也揭以明倫示彀率也嘻其
義精矣孔子聖之大成也南面王祀而春秋灌獻之從以四
配列以七十子而續以漢唐宋之諸儒所以教學者之爲聖
人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明明天叙勅而敦之自堯舜敬敷以
來未之有改也以孔子生知安行之聖而子臣弟友之道歛
然以爲未能由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以至慥慥君子之域退
然若不敢當是聖人之彀率可知矣由其彀率以求至乎正

鵠然後不愧于肆而爲良工今之爲士者果能不愧于學校
乎對越聖賢陟降庭階誦其詩讀其書偃然以爲孔氏之徒
矣試於有司洋洋乎孝弟忠信之辭雖使游夏命詞予賜操
筆幾無以逾之而其所以事父事君從兄而先施者顧疾背
而遠去一旦升于民上則功利刑名簿書筐篋雜然以爲大
蠹而親親長長之化寂然以爲迂緩而不切吁學校之設其
責望于士者豈擬其至是哉今夫佛者之教吾儒之所逆斥
者也而爲其徒者猶能絕嗜欲苦筋骨服行其師之說之死
而不變况吾列聖大中至正之規未嘗遠人以爲道而學者

不能篤信力行顧靜言而庸違之將不爲佛者之徒所哂乎
吾邑以多士名于東南漸漬

國家長育之化燦然以忠節文學章徹邇來亦漸漓矣茲學之
修氣機其復淳邦之俊髦來遊來歌盍亦思循孔氏之設率
以中乎大侯之鵠正目傾耳出言舉足皇皇然其欲肖之也
惴惴然恐其違也孳孳然時習而日新之也窮則以是薰于
鄉黨達則以是匡于天下而其次亦以澤于藩省郡邑則庶
其不愧于學校之教而良師帥崇厲鼓舞之德亦永永有光
矣

廣德州新修復初書院記

嘉靖丙戌秋七月新作復初書院成先是書院爲老子宮直
大成殿之後守益請于巡按桂林楊公督學光山盧公以東
郊滙祀徙道士居之而虛其址屬諸學宮二公報可廼相方
定位以宏新規召諸生而議之僉曰明明六經維聖之模反
求諸身覺我迷途其中爲尊經閣桓桓希文泰我軍事先憂
後樂師于百世其後爲范文正公祠耿耿原采重義輕死樹
曰銀杏忠魂攸止其東爲懷忠祠楚楚青衿居肆成藝相觀
而善罔有不至其西爲集英館而前兩翼爲齋房各宦吏之

率也在門之左鄉賢士民之望也在門之右合而門之曰復
初書院於義始備於是遊龍鳩工市木畚石財出于贖金或
毀淫祀以佐之經始於乙酉冬十月越十月而工成會步氏
有田訟守益以義諭之願入田三百餘畝於書院廼請于巡
撫靜齋陳公公欣然允之而書院之規可以長久矣守益廼
合諸生而申告之曰若知復初之義乎天地之中而民實受
之其細緼化醇若父母之於子也子受父母之遺全而無虧
者聖之所以合德也失而思復者賢之所以無忝也顛覆荒
墜若罔聞知則爲悖德爲不才父母且怒而殛之矣二三子

其念之乎今夫人有十金之產一命之位一旦而失之其夙
夜營營恒思所以復仁義之良心所以別禽獸而參
天地其當奚止十金貴奚止一命哉而徃徃不思復之惑亦
甚矣六經之言聖人醫世之方也善醫者審聲察色鍼熯湯
丸不同而所以損有餘補不足無伐天和以求復其元氣則
一而已聖人之言淺深詳畧不同而所以抑大過引不及使
人易惡歸善以復其天地之中則一而已矣元氣復而人人
充膚革順四體以同升于壽醫之功也元性復而人人親父
子正君臣肅長幼別夫婦以同升于善其聖人醫世之大成

乎昔者孔顏之授受千聖心法之要也而其言曰克己復禮
爲仁其目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已者氣習之偏也禮者天然
自有之中也去其氣習之偏無或過焉無或不及焉以適於
中行而希聖希天之功全矣故復卦之繫曰顏氏之子其殆
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蓋許其庶於中行
也二三子之朝夕於斯也若止以追時好覲人爵而已則吾
不敢知如以易惡至中復天爵之初則吾其知免於戾矣鄉
賢名宦者鄉國之善士也范公王公天下之善士也瞻止大
成孔顏巍然而循于庶下古之人也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

而慨然尚友于千古誦詩讀書以論其世期以克肖于天地
無爲十金之產一命之位所推奪焉則復初之教其庶有以
藥世之痼而瘳之乎後之君子孰無是志尚日省而時緝之
以無荒前功其亦永有賴哉

貞壽堂記

貞可壽乎貞壽之原也天地以貞觀故開闢一也日月以貞
明故東西循而不已也人受健順之貞以生食味別聲被色
以靈于萬物者也能者以禮義保之則心安理得將與天地
日月同爲不朽不能者以淫縱敗之則爲鳥爲獸失其所以

生之本矣鳥獸之年雖累百寒暑其得謂之壽乎吾嘗謂忠臣節婦孝子順孫雖蹈刀鋸沸鼎鑊猶勃勃有生氣不害其爲壽也而况于身之康強子孫逢其吉者乎吾邑之草塘謝節婦歸于朱君日惕甫二十有六而寡撫其孤元申以亢世業訓其孫仁以取科躋仕年幾八十矣而衍衍享其養少司空趙公璜表其堂曰貞壽大宗伯毛公澄傳其行士君子交詠歌之而節婦之名嘖嘖然動閭里嗚呼信矣貞之可壽也貞也者人感受之者也保之則壽敗之則殃無不自己求之者臣之於君也子之於父也婦之於夫也其道一也凡登斯

堂而顧斯名者尙各敬修其所可願乎哉

伍氏先祠藏書記

中丞孚齋伍公以讀書襲貴顯五六世矣默自念曰古之人有秘異書以自助者有貧而閱書于市者吾不忍爲自秘之隘其使諸生免於閱市之苦乎盡歛其所藏之書自五經四書以及諸子歷代之史度于先祠之樓使宗族鄉閭之子弟咸讀其中而以書來命曰子爲我示其讀之方嗚呼聖道之高遠也悵然不知其門而何以爲二三子規無已則以所聞于父師者商榷之東隣之叟目不知書或授之不龜手之

方冬月以泝泝統無苦大將出南方挾以水戰三軍賴之西
家之少年蓄素問難經及和緩秘指諷誦不置聞有奇方重
舍求抄之與人辨無攫其鋒者而肺喘咯咯不能瘡或迎之
醫疫竟與病者枕籍而斃今夫五經四書聖人救世之藥方
也能服食之則得其一劑可以利三軍不能服食之雖破萬
卷而不足以活七尺之軀二三子其安從乎漢唐諸儒不知
葆天真法陰陽之正脉而致詰於禽魚草木金石之間爲岐
黃註脚其駁者厭棄參芪且以砒附救急效矣獨宋室諸君
子鬱爲醫道中興其調節元氣訂砒瘴痲勃勃有成效及其

弊也抄錄比對闕如聚訟精神日昏而無以拯天闕之患試
以歷代之史而覆之其病症藥物粲然具在法古方而用之
則安且生違之則危棄之則死無銖兩爽也今三尺童子掠
先儒成語以言証製方耶應科舉之程式而未嘗一服食之
嗚呼

國家之取士也亦曰試醫而使之蓋能言其脉之異候鍼熨之
異施丸散湯飲之異劑是亦足以藥吾民矣而豈知其身之
尙未藥也古聖垂訓救世之仁

朝廷養才化民之教至是且蕩然矣二三子其思反之乎察吾

之病以求諸聖人之方精製而熟咀之以壽其身以壽天下
國家一洗西家少年之陋無爲東叟所咲則孚齋公藏書以
惠來學之盛心其亦將無負已乎

浮山李氏祠堂記

李氏之家浮山舊矣祭莫率在便寢至禮部侍郎拙菴公諱
紹以清節真氣弘其家聲始歛祿入稽禮典以爲祠堂未就
而卒其后弘齋僉憲君璫與質齋方伯君瑤繼志成之擇子
弟之良曰廷善原高原叙原京董其役輪奐偉然矣正德癸
酉不戒于火惟正堂獨存風雨旁射而鷄豚出没其中瓊州

郡丞敕慨然悲之曰是祖考之作室也若弗堂弗構爲不孝
大罰卽與岳州守銳及族之彥協力重修之塗墍丹雘歷數
寒暑而始完瓊州念其締構之難也具書山房以求記之曰
其俾吾族子孫思吾之難而圖以保之嗚呼善哉瓊州之志
也竭其情以報祖考而思以昭示之後世者也凡創造之難
其經營圖回寢食且弗甘也越世則侈然廣廈崇楹之中而
忘其父母之勤勞日圯月漏頽敗乘之蓋天下國家之通病
也思其難以圖之於易預省而亟葺之則力不勞而先業鞏
矣抑尤有難者記曰養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今

夫高其臺榭飾其園囿而其祖考曾無籩豆之地此固失其本心者祠宇營矣醴醢薦矣祝嘏修矣而無洞洞屬屬誠以行之是虛器也修飾於十日十手之間而閒居遑之銳進於首路而中道棄之則其辛勤而僅得者且舉而失之矣故君子之敬其德也戰戰兢兢一出言舉足而不敢失以成其身以貽其親之令名然後可謂安且卒矣凡李氏之子若孫尚思所其敬德勿煽於忿慾之火勿穢於淫比之鷄豚勿漏穿於富貴貧賤之風雨以式荷於先拙菴諸君子之休則與阼門閭其將日潔而高乎

重修靜學王先生墓記

君子之學求無愧於心而已矣無愧於心則無害於仁故簞食豆羹處之猶富抱關擊柝處之猶貴鼎鑊白刃處之猶生而況其他乎彼多行可愧而冒焉以居之若臧氏之位爲竊原氏之老爲賊賊與竊皆贖之徒也如使盜贖而貴富且壽三尺童子其孰肯願之故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非獨君子有是心也君子能不失其本心而已昔者嘗恠夷齊之事富貴人所欲也而遜國以遜死人所惡也而諫伐以餓彼獨非人之心腹腎腸乎而其於流離困踣若得其所大

欲者彼其心誠有樂乎此也仁者安仁樂之也智者利仁勉之也其求無愧于心一也以司馬遷之博聞強記而追憤其事至呼天以訴之夷齊之心其真知之者鮮矣

國朝靖難之師靖學先生王叔英以修撰奉

命募兵廣德事不可支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詞復爲贊書于案遂自縊于玄妙觀之銀杏樹其詞從容和平有采薇之遺音焉有

詔治姦黨其二女赴井并死其妻繫獄死人爲上其所賦詩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乃置不問嗚呼盡心之義大矣盡

其心以殉君之謂忠盡其心以殉父之謂孝盡其心以殉夫之謂貞貞烈之女志士思以爲配忠義之士明主思以爲佐故

文皇帝之言曰使練子寧等在朕固當用之蓋至是好惡定矣羣臣祇若

德意以好懿德凡飭邊豆崇墟墓罔有弗虔先生墓在祠山之麓東里楊公士奇題其石翠渠周公瑛述其事嗣是置田立祠相沿弗懈益承乏是邦感先生之義迺移玄妙觀於東郊而建祠於樹下屬之學宮命義民某葺理其墓中爲碑亭繚

以周桓榜之曰懷忠使過者式焉復爲論次先生之心以詔來世繫之以辭曰
受中以生孰匪正氣嗜慾所伐天機日瘁有能克之塞乎天地課其得喪孰愚孰智西山之薇啜彼千駟聖謨洋洋來者其志之

九華山陽明書院記

青陽九華山之勝與匡廬武夷競爽至李太白始發其奇嗣是詩人隱士仙釋之流相與經營其間而未有以聖賢之學倡而振之者弘治壬戌陽明王先生以恤刑至池愛其勝而

遊焉至正德庚辰以獻俘江上復携邑之諸生江學曾施宗道柯喬以遊盡蒐山川之秘凡越月而去嘗宴坐東巖作詩曰淳氣日凋薄鄒魯亡真承各勉希聖志母爲塵所縈慨然欲建書屋於化成寺之西以資諸生藏修而未果也嘉靖戊子金臺祝君增令茲邑諏俗稽典故始克成其志中建正堂大書曰勉志東西有廊室而亭其後曰仰止合而門之曰陽明書院池守韓君楷二守張君邦教視而嘉之更議置田以贍學者而九華之名將與白鹿雲谷煥然昭方策矣諸生樂其績之成也不遠南都以來徵言守益竊聞緒言之教矣先生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一
之教以希聖爲志而希聖之功以致良知爲則良知也者非
自外至也天命之性靈昭不昧自塗之人至於聖人同也特
在不爲塵所縈而已矣二三子亦知塵之害乎目之本體至
精至明妍媸皂白卑高大小無能遁形者也一塵縈之則泰
山秋毫莫之別矣良知之精明也奚啻於目而物欲之雜然
前陳投間而抵隙皆塵也故戒慎恐懼之功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所以保其精明不使纖塵之或縈之也纖塵不縈則無
所好樂忿憶而精明之凝定廓然大公矣親愛賤惡無所辟
而精明之運用物來順應矣大公之謂中順應之謂和中以

立天下之大本而天德純矣和以行天下之達道而王道備
矣此鄒魯之真承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克勤克儉不邇不
殫亦臨亦保率是道也故堯舜禹湯以是道君天下而孔顏
曾孟以是道爲天下師後之學者見聖賢之君師天下其成
功文章巍巍若登天然而遂以爲不可階譬諸入明堂清廟
之中見其重門層閣千方萬員前瞻後盼眩然以駭矣而不
知所以剏造圖回規矩之外無他術也二三子其將求之規
矩乎將求之方圓乎良知之教操規矩以出方圓也而摹方
倣員者復闕然以禪疑之嗚呼愛敬親長吾良知也親親長

長以達天下將非致吾之良知乎惻隱羞惡吾良知也擴而充之以保四海將非致吾之良知乎孰爲禮孰爲非禮吾良知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天下歸仁將非致吾之良知乎是鄒魯之真承也而何禪之疑禪之學外人倫棄事物遺肝膽耳目而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其可以同年而語乎書院之建羣多士而育之固將使之脫末學之支離闢異端之空寂而進之以聖賢之歸也二三子之朝夕於斯也其務各致其良知勿使縈於塵而已矣處則以是求其志達則以是行其義毀譽不能搖利害不能屈歿壽不能二使尙論道術者

按名責實炳炳有微焉則良有司鼓舞之典其於

聖代作人之助規模宏遠矣豈繫山水巖壑之遇而已乎

南京禮部主客司題名記

高皇帝定鼎金陵稽古建官爰立禮部其長曰尙書二曰侍郎以掌天下之禮樂其屬有四曰儀制曰祠祭曰主客曰精膳其長曰郎中二曰員外郎主事以贊尙書侍郎而布禮樂之禁令以祀天神以祭地祇以享人鬼以肅百司以選庶士以諧兆民以賓四夷

文皇帝徙宅燕都禮樂自北出庶務用簡迺裁員外郎而主

客獨受琉球暹羅方物納蘓木硫黃椒錫於內府歲時郡國
薦其茶椀橘梨及鵝鵝鰾鶉達于大常光祿以獻

寢廟於庶務尤簡故居是官者眾咸慶其靜於進學為宜嘉
靖丁亥守益自廣德承恩而來辰而入旅見于堂循廡而下
受士暨吏庭叅與吳君鸞卻坐南軒中焚香對談及已而退
因顧而笑曰是其果宜於學乎既復懼其無所事事也顧而
相戒曰得無溺於靜乎夫時有動靜學無動靜者也疲精外
驚汲汲焉以求可求成是用智者也命之曰動而動疑神內
照而人倫庶物脫畧而不理是自私者也命之曰靜而靜戒

慎恐懼無繁簡無內外無須臾之離以求復其性是去智與
私而大公順應者也命之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動靜定而
中和備矣中和備而禮樂興矣是以郊焉而天神格社焉而
地祇升廟焉而人鬼享遠焉而四夷柔邇焉而百司恪庶士
用章兆民咸殖夫是之謂位育之學以主客之靜宜可以學
也或厭靜焉以滑於動或喜靜焉以溺於靜是官不負吾輩
吾輩將不負若官乎吳君肅然曰負與弗負吾與子勉之踰
年吳君以請假去任予亦以病不能出越七月扶病卧司中
視三司皆有題名而主客闕焉迺搜于舊政得郎中陳君敬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四
四十有五人員外主君恭二十人主事顏君暹六十有四人
募匠而刻諸石觀斯刻者將指而評之曰孰能學孰弗能學
孰負是官孰弗負是官則斯石也固吾主客之盤盂也其可
闕哉刻成僭書其說以貽我同志

揚州府新置學田記

嘉靖己丑兩厓朱君廷立以御史按泊于揚始至曰於乎揚
俗尚侈蠹之自商始我其申飭于商無或華居室美衣服盛
宴會以眩民視遠者有常刑時陶君儼爲揚州守延而議曰
揚俗尚侈變之自士始惟我與子匡翼于庶士曰冠曰婚曰

喪曰祭咸率訓典以立民準旣越時陶守復于兩厓曰惟商
畏威惟士克由禮惟公之休惟士有困乏欲趨禮而視請得
以贖罪金市田于學凡郡邑諸生弗能婚弗能葬弗能給及
學官之廉而貧者咸議所以佐之兩厓曰嘻富而約之貧而
弗能助是教弗溥也惟子與我協贊其宜以溥茲成陶守退
而屬其僚郝君守正白君鑑相度原隰覈沃避磽務永其利
楊之民卞珪割田百畝以爲義倡就其旁買田二百四十畝
合三百四十畝以輸于學會黃君國用量移推郡事嘆曰教
之弗明獄用滋豐盍昭茲義與俾久而孚迺與教授陳君克

昌酌其佃種出納之宜無或市恩無或歛怨無或啟奸勒諸
碑陰以範來者東廓子守益曰書不云乎資富能訓惟以永
年惟德惟義時乃太訓古者制民恒產而廸以庠序申以孝
弟無有貧富各正其德而厚其生是之曰王道奢麗而弗以
禁則是縱諸惡也貧乏而弗以援是棄之弗納於善也民是
以日入于辟而弗永其天年夫制民之產未之能議也議爲
之兆自諸君子始惟爾諸生無先于食而後其學惟司其事
者無以利疚于義上下一於德義以光嘉績庶以訓于四方

炯然亭記

炯然亭者吾友武昌朱子禮之所作也子禮爲諸暨宰受學
于陽明先生聞炯然良知之教以省其身以修其職政成入
朝爲監察御史益思爲德爲民以充所學猶懼其弗習也作亭
于所居以識不忘嘉靖己丑按治于維揚執訊金陵而論學
因以問記守益嘗預聞良知之教矣天命之性純粹至善炯
然在中隨感而應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各中其則以言乎
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若執矩規于此而千方萬
員率由以出是聖門一貫之蘊也子魯子發聖人之蘊而易
之以忠恕中心爲忠無所偏倚而炯然之大本立矣如心爲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一
恕無所偏倚以應物而炯然之達道行矣大學之書擴忠恕之教以教天下者也天下之平亦大矣而不出于絜矩矩也者天然自有之中而千方萬員率由以出者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孰無是矩者患在踰之而不能絜之耳聖門之學以不踰矩爲極功然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皆所以求不踰矩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達之爲義炯然精明行著習察者也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募方效員而昧于規矩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蓋知炯然之學者鮮矣莫我知之嘆傷夫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也知

我其天五十而知天命良知精明與大合德天卽聖聖卽天乎天之體本明也昏之以雲霧雲霧掃而炯然矣故曰浩浩其天水之體本明也昏之以潢潦潢潦淨而炯然矣故曰淵淵其淵人之良心本明也昏之以物欲物欲屏而炯然矣故曰肫肫其仁魯氏之稱夫子曰皜皜不可尙仁之肫肫也江漢以濯淵之淵淵也秋陽以暴天之浩浩也嗚呼炯然之德也其至矣乎勗哉朱君傳而習之夙興夜寐式克弘于遺訓則出門如賓承事如祭立於前與倚于衡是炯然者將無待于亭而得之矣

鳳林浮橋記

鳳林橋在邑之北郊西受瀘水東注于螺川暴雨時至奔放兩涯南北行者望洋無所歸操艇者射利其間時或漂溺以食魚驚異時邑令餞分宜令從者舟覆中流號呼求活兩令惋恨竟弗能措手聞者惻然無不悲之正德辛巳冬守益謀於先大夫之友劉君祚曰自宋以來橋幾廢興矣石之費可千金舟之費可五百金顧安所得金乎君謀于其友姚琪琪曰石雲僧本傳顏氏子年少而堅忍可使募之予曰可乎予嘗惡佛氏誘民膏脂傳之泥土甚至納諸烈火之中茲舉也

異其常是吾儒惻隱之教也迺請于俞尹夔出贖金以倡之邦之庶士庶民各以其力助焉遂市石以甃兩涯市木爲二百二十五兩有奇越嘉靖癸未春以訖役告其財寡故物力薄其權微故歲月淹然本傳之力則已竭矣時予方北上京師諾記之而未就也及來廣德本傳不遠千里冒盛暑以申前請曰橋之不廢繫斯文是賴君始之亦宜終之嗚呼予何愛一言以病吾邦人聞之父師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善充之則導利以利天下而天下之廣視如一家不善充之則壅

東坡全集卷之四
名之四
利以自封而一家之近且視如秦越古之君子充其不忍人之心以布于庶政宅有桑田有疆鄉有塾庠川有梁澤有障若一家之耕織詩書門巷道路一事不底于績則戚然弗快於其心故以言乎其至誠惻怛溥溥淵泉而不以私欲奸之是之謂天德以言乎其法式詳明匹夫匹婦期於各獲其所是之謂王政橋梁雖微王政必先焉夫分符以牧其土者將非民之父母乎比屋以食其土者將非其兄弟族黨乎父母之於子也其有坐視其墊厄而莫知省者乎兄弟族黨之相睦也其有不同其好惡而獨享其利者乎利之行于世若泉

之行于地也導利以利天下是決汝漢排淮泗潤及萬物而不竭壅利以自封則隄淫潦而激之其潰也必且傷人爲仁則慶爲富則殃千古簡冊炳炳可覆也繼自今良師帥充不忍之心以保赤子邦之父兄子弟充不忍之心以廣出入守望之愛上下相親貧富相恤大小相扶持體信而達順大同之道也一橋之費其忍使廢而弗興乎

廬陵黃氏先祠記

廬陵黃子忠自監察御史謫廣之蓮塘過故里而築堂以延賓焉默自思曰宗廟爲先古之制也吾侈於賓而儉於祖何

居廼請于父兄協于子姓謀立祠以奉先而合其族於是潔
菴翁節縮宗人婚塋之資以主于上而其族之彥曰某曰某
曰某曰某曰某宣力于下人相督勸功是用乂踰年而祠完
矣子忠以公事歸自蓮塘徘徊嘆曰吾賴父兄之休子姓之
勞以享茲成也吾先世祠于斯尊尊也吾族合于斯親親也
吾黃氏其將懋于禮乎遂馳書以告曰子禮官也其以禮勵
吾宗予讀而瞿然曰予烏知禮意抑嘗體諸心徵諸古正諸
先覺而察其畧矣禮之所由生也則人情以爲本先王緣人
情而爲之品節條貫抑其過引其不及以歸于天然之中非

直爲觀美而已先祠之建孝子慈孫不忍死亡其親而以追
養繼孝者也故晨必謁出入必告朔望必參時節必獻屬屬
乎若其祖考之生且存無所不用其愛敬焉耳及祭之日齋
戒盛服致其精明出主以祠洋洋乎其若臨之也參神以拜
展見常儀也然而或至焉或不焉故灌神以齊之齊則可以
獻矣獻而無詞不能以達也故有祝獻之以三禮成於三也
而孝子慈孫之情尙未克也故申之以侑食出戶而埽勿勿
乎欲其饗之也噫歆而啟門恐駭之也獻茶既饗而虛口也
過是則利養成就矣然祖考之情不若是慤也故嘏以代之

東坡先生集 卷之四 二十
飲之福而酢之以答主祭也祝立西階告利成以答助祭也
然後辭神以納主而餞焉是其禮度之雍容孝慈之貫洽若
父子祖孫合席而燕獻酬詔告無以異焉者嘻其義精矣立
春祭先祖以報本也季秋祭禰隆所出也忌日必哀終身弗
忘也冠娶妻必告弗敢專也是禮之可因雖俟後聖而弗易
也獨四代之列以西爲上而同堂之祭並列于南面使祖考
而生存也正恐有未安者予之梓禮要也龕中之序以中爲
上而以版障之若異宮然不嫌竝列也堂中之序以高祖居
中南面曾祖居東祖居西稍南考居東稍南而東之其亦庶

幾不勝于情乎子忠癯然若不勝衣而勇於以禮自檢又得
潔菴翁以主之八人者以贊之尊尊親親之化將日懋於禮
宜無難者繼自今率其宗人以求禮之本充其良知良能以
盡事生事存之實致其愛而愛焉致其敬而敬焉愛日致而
愈存矣敬日致而愈著矣則一舉足一出言惴惴然恐辱其
身以玷其先也而況於其奠獻興俯之儀有弗能肅於禮者
乎子忠名國用於潔菴翁爲所生子奉命出後其世父故不
敢以父潔菴亦禮也

寧國府鄉賢祠記

國家彰善癉惡以化民俗制自守令擇郡邑之德行道藝者
生以鄉飲酒禮之沒以鄉賢祠之昭榮辱別賞罰其勸誠至
精也人之情不相遠也世所賓禮而俎豆則油然而慕之矣其
所擯斥則戚然赧之矣故咸俛然修其德行道藝遷善遠罪
而不敢懈及教之敝或華於文采或顯於爵位或席勢於子
姪昌焉以居之而山澤之敦龐純固其世浸微者或蔑焉以
泯於是俗始靡然以易視聽則亦相驚於華相構於顯相軋
於勢而已矣嘻張官立法將以納民於軌也而顧教以偷法
端使然哉東廣區君越之守寧國也晉謁郡之鄉賢退而攷

其世無有紀焉曰是無以詔我郡人迺磐石以來徵言予受
而稽之自晉孝廉何公琦至我朝中丞董公傑有孝友者有
忠義者有廉潔者有鯁直者有宗正學者有優相業者有勤
吏事者有敏訓迪者有擅文學者藹藹然足以勵俗矣夫自
晉迄於今世之相去也遠矣民之生於其間也亦繁矣或爲
世俎豆而或擯斥而不預焉有志之士獨不可以油然而興
戚然而改乎故章其孝友而俗知篤親矣章其忠義而俗知
報國矣章其廉潔而俗不貪矣章其鯁直而俗不詭隨矣章
其正學而道術一矣章其相業而覆餗者惧矣章其吏事而

素餐者慙矣章其訓迪而樂育者奮矣章其文學而通今學古者出矣茲區君所以風厲郡人而詔之之志也吾友汪君佃方僚於君君尙相與覈之其有冒焉而居者乎思以革之其有蔑焉而泯者乎思以闡之然後列其姓氏書其德行道藝之實於石使百世之下勸誡者有徵焉則所以宣上德意而正民俗者將百世有光矣

至止堂記

甘泉湛先生講學于觀光之館葛生澗自揚而學焉旣歸作行窩合同志而習之先生過揚升其堂題之曰至止澗使其

弟洞以告益益謂洞曰富哉至止之教也子之兄之作行窩居云廣矣位云正矣道云大矣非先生之身臨之也其得爲至止已乎二三子之學于斯也非朝夕居之其得爲至止已乎夫廣居正位大道者烝民所同受也而能至其止者鮮矣子不聞東家之子與西家之叟乎東家之子富家也厭其岑寂而遨遊於市酣歌恒舞猖狂而忘歸所親憐而勸之嗔而不從西家之叟富與東家等惡其煩囂而逃諸深山蔭巖松飲澗泉枯形薰色之死而不變世之逐紛競華眩于名利而拂惻隱羞惡之良其遊于市之類也世之沉空守寂外人倫

遺事物而自以爲明心見性者其逃于深山之類也其爲失所止均也夫受親之居棄而曠焉則衆閔然以爲逆其親矣受天之廣居而驚然曠之其將不爲逆天乎君子知天命之可畏也戒愼恐懼以求復其初事親以孝從兄以弟事上以敬撫下以慈接朋友以信而岑寂煩囂舉無所滑焉終食必於是是曰時至終日必於是是曰日至終月必於是是曰月至終時必於是是曰三月之至終身必於是是曰純亦不已之至純亦不已則與天合德矣是之謂至止之極二三子之學於師也以體認天理爲宗旨也天理也者吾心之得其中

正而無過不及也過也者賢知之助也不及也者愚不肖之忘也勿忘勿助以求至乎其極而式光于師訓茲二三子之責也洞喜而識之歸以告其兄登諸石以詔同志

婺源縣新修紫陽書院記

泰和曾侯怵之尹婺源也適文廟之災撤淫祠闢而新之矣復自念曰邑之先哲若紫陽朱先生天下所宗也郡有書院而邑無之何以詔其鄉之子弟躬度勝地得保安寺之址而議改作焉憲副汪君思喜而告曰疇昔之朝有祥雲見寺上移時始散越月而再見衆咸謂佛氏之祥也而豈知爲吾道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二十一
之興乎廼卽佛殿爲中堂奉安晦菴先生神主以西山蔡氏
勉齋黃氏配以婺源之受業而有功者從祀焉堂後爲樓名
之曰瑞雲樓下爲講堂揭白鹿之規以規諸生而兩翼爲號
舍以居之復規其西將以創葺齋公祠祠未及作而侯以召
命北矣廼屬其僚曹丞鰲徵記於南都曰願發明先生之道
使二三子知所從入益也不敏何足以發之無已則以白鹿
之規與二三子商之可乎夫天命之性精明真純烝民所同
具也充其精明真純之本然而外誘之私舉不能撓之行於
父子是謂有親行於君臣是謂有義行於夫婦是謂有別行

於長幼是謂有序行於朋友是謂有信唐虞之敷教三代之
綏猷率是道也以是而學是謂博學以是而問是謂審問以
是而思是謂慎思以是而辯是謂明辯以是學問思辯而不
息焉是謂篤行曰正義曰明道曰遷善曰忠信曰篤敬曰反
求欲其盡乎是也曰懲忿曰窒慾曰改過曰勿施懼其戾乎
是也故自弟子之職入孝出弟而堯舜之聖亦不越此使人
人克其良知良能以達之天下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唐虞
三代之隆其何遠之有先生之規炳然具在固將望天下之
咸升于古也二三子爲其鄉之子弟歆慕奮發當有以先天

下而又得良師帥闢邪崇正鼓其機而感之儀刑在望麗澤方新其尙思得其門而入之乎抑先生之志繼往開來之志也繼往開來慨然以爲已任故窮探遠勘折衷羣言不遺餘力所謂其憂深故其言切其慮遠故其說詳然以其言切而說詳也後之學者遂逐字析義逐事尋理點檢於枝葉而忘其本根翹泐於渚汜而不知源泉之濬則亦豈得爲善學先生者乎聖門安百姓之功在於修己以敬位天地育萬物之功在於戒懼以致中和保四海之功在於擴充四端聖學之要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定性之學曰莫若廓然

而太公物來而順應皆自根而枝自源而派大本達道之方也先生之學將亦有異聞乎二三子其審而入之升堂造室泝濂洛以達洙泗真無愧於唐虞三代之行則瑞雲之兆尙於虹井有光哉

原道堂記

聖人之道盡其性而已矣性也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充其一體之量而無弗愛焉謂之仁裁成輔相而各適其宜焉謂之義故君臣父子昭其倫也冠昏朝聘昭其儀也車服放殛昭其政也蠶桑黻黼昭其養也詩書禮樂昭其文也斗斛權

衡昭其用也夫是以仁育義肅四達而不悖天得以清地得以寧禽獸得以畜草木得以蕃大哉聖人盡性之學乎由此以治民堯舜湯武之爲君也由此以事君伊傅周召之爲臣也由此以範後孔顏曾孟之爲師也聖學不明而老與佛之徒乘其廢壞而入之自以爲道德自以爲性命而藐視仁義若有所不屑者故其爲教外倫理蔑禮法遺棄事物以得罪於聖門後之儒者蒐獵綴緝以求宣暢先王之典則又多其辭說繁其儀文而未能反身而誠以距詖行或乃陷於子子煦煦以爲二氏所哂甚者至於靜言而庸遠之賊仁與義而

莫之省憂也嗚呼聖道何由而興乎吾友陳君原習自太常謫署海陽之教事惻惻然思進諸士於道而士猶舊習未釋也默而思曰潮之所尊信莫如韓子韓子之學固闢佛老以閑聖道者也牖明而祛蔽其在茲乎乃請于郡守王君袍二守蕭君世科葺祠宇復侵田以樹風聲而闢原道堂以居諸士相與洗濯而新之未幾陳君量移廣信以僉浙臬具書徵記倦倦焉以嘉惠潮之多士嗟乎陳君之愛於潮者勤矣爾多士其勤於自愛乎陟降斯堂顧名而思義勿惑於異端之空寂勿溺於俗學之泛濫毅然充惻隱羞惡之良以達諸國

家天下曰富貴曰貧賤曰夷狄曰患難不使須臾離焉夫是之謂志道夫是之謂據德夫是之謂盡性至於命庶以無負爾陳君且以無忘爾韓子

世經堂記

世經堂者李郡侯人龍義方之貽也李之系出有元札刺爾氏四世五王五忠一武望于東平至六世鎮撫始調松江萬戶府因家華亭延名儒魯道源爲諸子師咸以春秋取第國初可才丞昌黎可良同知永平而可禮以李爲氏改名曰寬署華亭訓導陟安遠令子萱復舉京闈世其學郡表其堂

曰世桂業春秋者率出李氏至躋禁籍相望置之後四世曰寅曰希賢曰元祥曰政咸升科貢膺賜封而希顏魁南省督學政終于憲使人龍成進士推濟南入爲柱史以歷吾郡故封君築室東第扁曰世經云侯切磋青原白鷺間俛然自勵曰願以詔我後之人夫偃武功而右文學曰世桂者昭其業也超爵祿而隆道義曰世經者昭其志也世之業春秋徵世榮肩相踵也而能求聖人之志吾見亦罕矣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亦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未逮而有志焉河不圖岐不鳳周不東矣而天與斯文若啟而若授之亂賊悠悠泮水猛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二十八
獸誘而弗正是恣斯人於鳥獸也於是取二百四十二年君
臣行事一繩以王道卽合于道雖下士遠夷必章於天命卽
與道鑿則周之王魯之君齊晉之霸必以天討施焉臯陶爲
士師堯曰宥勿宥曰辟勿辟宥在法臯陶無愛憎也不鐸
所寄非上帝之臯陶乎辟宥在道過化存神裁成輔相萬物
得所是堯舜文武復起九京整頓隱桓定哀宇宙相續不落
莫矣故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作也者緝
其熄而熙之也其事則桓文桓文爲盛其文則史史各載簡
其義則以王道繩亂世游夏不能贊一辭天子之事其王者

之跡乎不曰道而曰跡見諸行事也世之議者謂假南面權
以褒貶假若而言則周之不天魯之不王又將何說以解故
王者之跡緝熙而不熄則忠君如孔父靖國如季子安隣如
侯服義如完行法如子突潔身如子哀進於禮如邠黎來若
耳提面命瞿瞿規矩準繩中而悖德蔑義淫泆克悖凜凜乎
若斧鉞在頸是謂詎淫息誠與神禹周公同功邑志稱安遠
新廢學以崇教撫刁壤而服化至于憲使居喪以哀討賊以
勇卻舟舟寶環以介而郡侯懋昭先烈以銜勒御史以嘉穀
育氓以膾炙嗜善其於世經有獲已乎先大夫以春秋受學

忠愍公諸孫侃侃舉故典以訓曰廣平出佐驕主而平津以
相國綰侯印然正誼明道數語凜凜洙泗家法而發蒙振落
且爲淮南所哂益服膺弗敢忘也凡李之世永永勿替尙顧
諛爾前楹

尊道書院記

尊道書院在瑞州市南玄妙觀右舊爲廣福寺正德間華林
盜起寺僧與盜聯鄜郡守按之沒其廬以爲筠陽書院兵火
草創僅存其名而無士以居嘉靖己丑改爲小學并其名于
矣丁未天泉潘侯自翰林左遷量移推郡政至則祛元亮平

積道廉積年教唆摘伏如神民大悅服廼詢父老稽故實知
書院廢頽狀俛然以爲已任會署篆于袁未及輯理也旣歸
自袁名實孚上下政騰薦剡令出于來進闔郡士嚴試之拔
其尤六十人厚贈嘉筵陶養于書院書院無所居至借于玄
妙觀侯毅然振興鳩工市材咸樂義助正堂曰尊道示本也
會堂曰同善協一也堂後爲正學祠祠周程張朱象山陽明
諸大儒昭的也四齋兩翼創號會六十餘間居肆之誼也合
而樹綽楔曰尊道書院侯躬勤以導之規訓以貞之擇師以
董之紀會以匡之時以稽之勸懲以勵之越三月而煥然落

東廓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三十
成士習津津侯復圖置學田立倉役門役與白鹿洞相悠久
尤將濬河以爲襟抱郡之俊彥告于諸薦紳曰維茲玄妙觀
一道流耳高宮崇室金碧交輝所以尊崇其師者如或見之
吾聖人之道猶天然爲吾徒者顧尊之不及老氏將怠與懾
因之乎天假良侯以刑弼教以會于皇極是百世嘉績也宜
勒堅珉以章往而範來祀東廓子發狀嘆曰富哉尊道之教
乎二三子信以老氏之徒能尊其師耶尊以文弗尊以實是
狎而侮之也春臺大牢熙熙欣欣遨遊醉飽莫知其所歸而
致虛極守靜篤澹兮以爲無味將孰識其真吾儒通弊則爾

以異於是廣廈細旃摘經獵史繩趨矩步嘉唐虞而樂商周
其器與文足觀矣反而驗諸聖門果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慥
慥而相顧否果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竭吾才而卓爾否果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啟手足而知免否果戒慎不睹恐懼不聞
致中和而位育否果非仁無爲非禮無行孳孳爲舜而自反
否果能此學矣則德自我修道自我疑禮儀威儀無一而非
仁發育峻極無一而非天是爲尊道之至待人而後弘訓詁
爾詞章爾經義爾記誦愈博辨析愈精執柯伐柯睨而視之
其爲狎與侮也滋甚學聖之要一者無欲定性之學大公順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三十一
應至於先立其大而致良知不勦羣說不眩舊習雖所入有異而所趨則同其尊敬捧持充實光輝而不可禦此七君子者由此其遷也曷哉潘侯貞率諸生夙興夜寐顧諟明命由七君子之塗轍以深造鄒魯而自得之無茹其華而落其實以爲老氏所張喙焉於以張皇

國家化成之休而精光射于百世豈獨瑞之士擅其澤乎益客歲偕劉子邦采游匡廬取瑞以歸與况子維垣廖子暹切磋全生全歸之學而潘子篝燈連榻三宿不能別曰駭也亦願請事焉方延容書院規摹草創而別甫期成功敏捷如此

非才與誠會何以感孚若桴響耶夫勞力費財以建嘉績潘侯敬始之矣不勞力不費財以保茲嘉績而緝熙勿替諸師諸士盍相與敬終之

彭鵞溪遷齋記

遷氏之欲寡其過使者能言之而不爲昭昭申節不爲冥冥情行至見信于南子其於忘食忘憂慥慥皜皜之功切磋之必熟矣夫冥冥昭昭異焉者是爲人而寡過也外雖美其中也必僞昭昭冥冥無異焉者則無衆寡無小大無順逆無徃非求快良知之地是之謂自信信則美美則大大則化又奚

不可升之有以麗川之悔徃追來強於爲善距古知非踰二
年耳由是而果於自信庸德庸言兢兢不敢放過將篤實光
輝日新月盛其希於化也孰能禦之徃歲自小臺過廣法途
與諸友論學其長者曰吾老矣無以爲也渠方有目疾因勸
之曰翁奚不迎醫曰醫未得良耳曰城有新至者其去矇揆
明衆爭迎之翁瞿然詢所止惟恐迎之弗至也予靳之曰翁
老矣又奚以爲也在座者皆失笑夫知醫目而不知醫心是
弗知非者也知醫矣而障翳未淨精明未純是弗化者也鶩
溪勉之來學跂足以望子矣

荒政篇

世之談曰救荒無善政欲備之豫也果若而言將荒遂弗救
乎父母之於子也飲之食之教之誨之顧之復之惟恐其病
也不幸而病其將棄之乎故救荒如救病酌其虛實時其升
降而葆其元精元氣使不闕其天年是亦醫之善也已嘗讀
雲漢之詩饑饉荐臻周餘幾無子矣宣王側身修行寧以躬
丁耗斲之蓄而冢宰庶止趣馬師氏膳夫左右以鞠以疚以
圖惠其寧故烝民常武賦明命塞王猶赫赫中興之休則荒
政之方其猶可覆視乎聖學不明長民者以速化爲術而閭

閭疾痛憇不相貫故申災不時則蠲恩隔矣賑卹不蚤則流
亡滋矣保禦不周則盜蔓起矣勸貸不明則請謁搖矣支給
不實則飢者不予予者不飢矣若是而謂政之無善也固宜
又曰學之不講久矣殺人以致與挺刃無異也挺刃殺人司
辟者必致諸辟凶年飢歲死溝壑死萑苻死疫癘相踵也藉
口於歲乃追辟莫之致如吾民何未論濩溪明道假令魯中
牟龔渤海其能旦夕安乎雙溪魯君之是舉爲之兆也其勸
借而償權宜劑耳償而必追是追捐瘠也貸而不償是失信
富室也古之救荒者或立賞格以崇其名或優差役以報其

費是以義爲利貧富其交無恙乎懋矣魯君精求病愈之劑
以孚于上下使婉婉赤子飲食教誨熙然於壽富康寧以宣
暢

昭代中興之政於吾道尙亦有光哉又曰吾道之荒也久矣
宋人助長猶有苗可揠也百畝恒產也播莠稗長荆棘貿貿
罔卹傳后稷氏之遺閔閔有秋豐年以緩萬邦憂然莫之孚
也願因諸君子共救之

劉氏小宗祠義田記

東廓子偕蓮坪子游于衡嶽劉君崇簡以文甫趨會于石鼓

切磋義利之辨曰義與利對利與害對善學者以財發身則合愛合敬無往而弗利不善學者以身發財則胥成胥虐無往而弗害故喻義喻利匪自天降安得挽俗習之戚戚以歸帝衷之蕩蕩乎逾十年以文自湘潭歸于家置酒會族里酌親踈而施之置常稔之田一百二十畝歲收租入一千桶朔列丘段立券以歸于小宗祠擇祠之彥曰孟宿曰仲湖曰彥誠曰如山曰庶曰欽善曰仲鼎曰一麓曰如周協力而司其出納其目曰敬老曰堊祭曰贍士曰義館曰嘉勞曰獎守曰給乏曰賙族曰卹姻曰助婚曰助葬曰扶病曰施棺本曰役

法曰濟無告曰修橋梁而終以生穀二千桶貸于所不及賙者拳拳以范文正公爲標的囑諸子庠生師韓師臯等世守之遠近聞者嘖嘖嘆其義而孟宿諸彥合祠徵記于石以爲永久規古之君子其嗜於義也若渴飲饑食不容須臾離而避于利也不啻野葛雀醜望其氣而畏之是以視四海如其戶限而視萬民如同室之親居族善族居鄉善鄉而居位以澤兆民波庶類永譽于萬世跡文正公先憂後樂之志慨然以天下爲己任豈繫以創義田惠宗黨遂爲快哉我冠鼎食驚然科第爵位而職思其義者鮮矣僕妾厭輕肥而族屬爲

東原齋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三十一
溝中瘠大馬飫菽粟而祖考無籩豆之獻牙籌回回昭厥後
嗣後嗣舉而敗之如沃雪然孰知天平義庄易姓改物而范
氏子孫猶按籍而稽之古今義利利害之機其左券相符已
乎咨爾以文無一命三釜之資而聞善必行舉半生辛苦經
營以爲尊祖睦族之典怡然無難色其加于人一等矣吾將
表之以風于世使藐爾常布有志於義者竦然自樹舉裳以
升而魏茲冠弁未涉于義者憮然自失易轍而趨則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無不祠之祖無不睦之族幽明貧富蕩蕩王道
醉酒飽德而免于野葛雀鴆之毒非移風易俗一大快乎譬

之舟然厥長操之羣從楫之雖峻瀨逆流迄可以濟譬諸屋
然厥父基之子孫堂之則塗墍丹雘終煥然有立維劉氏諸
彥暨爾後胤尙一乃心堅乃志無或陽順陰違始銳終退庶
宣昭茲義於無斁

潛江縣重修儒學記

潛江舊隸荊州 聖主龍飛江漢升安陸曰承天府而改潛
江各邑隸焉匡直綏和視他邑爲優四川夏君泗之蒞邑也
撫奠流竄增飾城垣慨然思展維新之政瞻止學宮厥址維
隘厥棟維摧厥甍維頽大懼弗稱

天子之耿光謀于邑之大夫士民移諸爽塏大夫士民欣然捐千金以助而推謝引禮諫李典膳棠分督之維時衆志胥協義問宣昭撫按若竹墟屠公某聚菴谷公某梅林胡公某偉其議監司若何公某劉公某施公某贊其決郡守若劉公某孫公某宣其勤經始於庚戌秋某月越辛亥冬某月落成中爲聖殿前爲兩廡又前爲戟門爲櫺星道義門在其左射圃廳在其右對峙二坊曰某某曰某某後爲明倫堂爲兩齋又後爲敬一亭啟聖祠翼以鄉賢名宦又後爲諸師衙舍舉無改成規而歆者正湫者闢高者翬飛密者鱗次黥駘者彩張

諸大夫士民相與釋菜講頌雍雍如也邑博譚子世美周子文達子綱屬于引禮詣山房以請曰曩者真志實行之規獲覩緒言矣願紀成績以嘉惠我多士昔在洙泗之上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其敦化川流直與千聖同堂而兩儀並位然舉趾發軔寔自志學始志學者志不踰矩之學也所求乎于天然之矩也能以事父則不踰矣所求乎臣天然之矩也能以事君則不踰矣故庸德必信庸言必謹一毫不敢放過至於相顧而慥慥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質鬼神俟後聖舉幽明古今而無二矩世之學者記誦詞藻偃然宗孔氏矣飾輪轅

資羔雉以微爵位甚者遺親後君緬規矩而改錯其爲歆爲
湫爲黷賂將孰從而新之我

高皇帝之訓曰學者貴將聖言體而行之敦尙孝弟廉耻庶得
真才而大狩之諭承天拳拳盡孝訓子撫幼敬長之間宛然
洙泗模範也雲龍風虎聲協氣比部使者至于郡邑翕然鼓
舞翕然勸相頌宮言言遵豆有楚咨爾多士洗濯舊習其果
忘食忘憂以不踰矩爲志乎其果事上使下從前先後絜斯
矩以御家邦乎古今真妄毫釐千里正辨志第一義也爾雅
有言漢出爲潛蟠冢微涓瀦龍淵會峽石潛通罡山沛然以

朝宗于海其闡然而日章乎潢潦暴注奔放四出幾若雲夢
不旋踵而涸繼之是爲的然日下而已矣繼自今師嚴其訓
士厲其業官稽其課俛然請事忠信之學不失義不離道俾
稽休運曰邦舊命新壽考作人式與周室比隆於
新宮永永有光幸慎無負

全椒縣儒學增修記

全椒縣學在襄河之南異時水失其性激射學宮絃歌日廢
人文不振正德壬申督學柱史黃君下教遷于河之北講誦
鄉射粲然如制適陽明先師來卿于滁集邑之俊髦切磋於

良知之學與水之必下人之必善千載一揆諸生彬彬颺颺趨于正教而科第亦彙征不替司諫南山戚君其私淑而興者也嘉靖戊戌巡監覺山洪君以同志按邑貞度崇教亟訪戚子于南譙講所謀欲拓之南山子請曰講所所獨也學宮所同也廼率諸師諸生相度規畫發羨餘二百七十金以增修之凡宮墻頽圯築之削之者四百餘堵前臨通衢表以二坊曰成德曰達材其東有墩亭之曰觀瀾蓋取諸孟子云督學午山馮君黽而主之踈山吳君以代覺山至從而協之舜原楊君以清戎至復檄羨金贖之會李尹舜民始任欣然承

之鑿泮池以弘古制廣隙地崇敬一亭以尊

聖訓凡越歲而工告成教諭趙珊訓導呂筴遠巒嘉厥成績遣諸生以徵記于南都東廓子曰諸師諸生其亦信於孟子之訓乎今語人曰水之必下與堯舜周孔時同則熨然信之語人曰人之必善與堯舜周孔時同則撫然而有疑是何薄於自信也夫薄於自信則其信諸水者猶眩也重湖巨浸風恬浪寧仰印天光渺渺一碧雖正明目而觀之且無以辨矣及于淺瀨急湍瀆旋交橫則凡有冒者洞然而無疑故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善而孟氏之覺天下也夫孺子入井而呼號

匍匐若洞瘵乃身豆羨嗉蹴而蒙袂輯屨忍死而不屑此亦
人性之瀾也天下之觀性者其果能洞然而無疑已乎嘗試
稽于孔門之授受矣性曰天命道曰率性良知良能溥博而
時出茲非源泉混混乎戒慎恐懼須臾勿離所以修道也茲
非防其壅障而疏滄決排之乎道修而性復則立大本曰中
經綸大經曰和範圍天地曰位曲成萬物曰育茲非宅四隅
弼五服修六府以賴萬世者乎故善學者如禹矣不善學者
如鯀矣世之封閉俗習以遏天機相矜以辭華相軋以功利
相詡以技能至於橫潰四出遺親後君皆鯀之徒也先師之

切磋于斯也夫非述禹之方以叙彝倫乎諸監司之規畫而
協贊于斯也夫非望諸師諸生之咸爲禹以會歸其極乎繼
自今無疑於信無狃於習無厭於學無倦於教思曰孜孜于
地平天成之績而以方命圯族爲戒則孔孟之宮墻巍然數
仞固可以得其門而入矣由是而成曰德由是而達曰材由
是而稽古曰監成憲由是而從今日曰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庶
以無負爾良師帥且以無忤爾邑之彥

寧國縣重修儒學記

寧國縣儒學舊在縣治東夫子巷相傳夫子南游魯信宿焉

宋末以兵燹徙東門外

國初始定今址而痺隘弗稱衆咸以爲疚先是王司訓皞議欲東遷弗果廼以禮勸耆民袁昇等市學南地而闢之嗣後勞尹紹科與添註葉少尹洪定議南遷又弗果嘉靖戊戌樊司訓玘與其寮劉希易劉均錫及諸生僉議新之會昇之仲子袁尹澤歸養于家慨然續父之志於學南捐田三畝首鑿泮池復偕姪國子生袁楫分鄉募義而耆老朱文熙等協其費楊廷貴等董其勞中丞歐陽公鐸義之躬臨規畫行縣以禮禮袁尹而柱史馮君天馭邢君第咸嘉焉仍毀淫祠佐之

會助義者弗輟袁尹瞿然曰吾其可以稽上之令遂以建家祠儲材鼎修

文廟而餘以助明倫堂郡守曹君邁獎之曰倡義崇功復按行學宮以罰金百令鈔尹奇市民圃而拓之於是隘者宏卑者崇煥然改舊觀矣諸生王國臣吳深等交相慶曰吾邑其遂新乎不遠徵言以紀成績以詔于來學鄒子曰是績也可以詔矣夫捐財以隆義鄉之彥也崇學以敦化有司之良也嘉善以翕功官弗費而民勿擾焉當道者之休也昔者夫子之南遊吳楚間也二三子亦聞之矣絕糧於陳蔡今邁豆有

楚矣沮封於書社今王祀有章矣狂歌於衰鳳今佾舞樂奏有秩矣以古準今臧否何相懸也在詩有之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豈春秋時帝降之衷顧弗逮於今也夫亦曰有以障之故以爵位者忌其進以勳伐者媮其成以意見者訾其偏夫耳目之障也將泰山弗睹而雷霆且弗聞及其障之撤也則天聰天明自足以辯朱紫而審聲律故善學者無他焉自撤其障自復其明而已矣雖然今之三尺童子亦知尊聖道如天矣其視春秋時豈盡瑩然無障也亦曰習聞而沿見之故以誦說者擬諸言以測度者研諸隱以文爲者摹諸牘是三

者於訾媮有間矣其於聖道猶未免於障也二三子其秉新學之機以自新其德乎其果能庸德而信庸言而謹慥慥以相顧乎其果能江漢以濯秋陽以暴皜皜而不可尙乎其果能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肫肫而無所倚乎真純而無障自誠明者也有障而去之以復其真純自明誠者也二三子其毋自誘焉未新也而若疚已新也而若有獲務求造於知之而成功則廣大高明與學宮俱績先聖周流於昭之靈洋洋且寵嘉之其於爾鄉之彥有司之良當道者之休尙有聞於來世

江漢復修二堤記

嘉靖己亥九月江漢修二堤越壬寅十月告成中丞石涇陸公杰主其議少宰東橋顧公璘贊其決郡守李君元暘吳君惺宣其勞而僉憲雙華柯公喬督其成自江陵公安石首監利沔陽景陵潛江修江堤一千七百餘里自黃家堡至漢陽玉沙增舊堤一百三十里自南北湖龍家賽創新堤六十五里自荆門鍾祥京山沔陽景陵潛江漢川修漢堤二千餘里江漢之父老聚而議曰惟我荆郢之間漢逕其北江逕其南自春秋迄于五季率倚堤爲命

國初郡縣長吏夏月猶聽政舟中正德以來江自郝穴入漢首決黃師堤而沿漢諸堤漸潰民無山阜可依至巢木棲屋死者闔門飽魚鱉而生者枵腹填溝壑蓋三十年矣而始獲今日之休如天之福繼自今良師帥咸若茲也我民其永有生乎宜勒貞珉以彰嘉績以範于來政郡邑之長聞之曰善而父老之議夫江水緩而蕩蕩則易決漢水迅而濁濁則易淤淤則宜䟽決則宜障古之籌此者具有範矣往者黃師之決至厘

宵旰蠲租頒帑后莫之繼也沔陽儲守洵䟽修二堤而議者

難之以爲須十年之勞十萬之費相率憚縮而莫敢任肆我
皇上展孝

陵寢錫仁甸輔一時公卿發謀協勞請專憲臣以督之因田
以起庸因丈以給餉凡倚任簡用遠邇高下經費器具粲然
有章民不告勞廩不告匱而江漢百萬赤子廣輪二千里脫
魚鱉溝壑之戚訢訢然得以廬其廬田其田而波于子孫較
之於古將不得爲瓠子之塞宣房之築乎乃駢然徵言于山
房東廓子曰益也聞之古之聖哲以萬物爲一體其在唐虞
泮水未平百穀未播上下同德相與憂勤惕厲視溺猶已溺

視饑猶已饑故真誠悠遠博厚高明至於地平天成悉民乃
粒九澤旣陂雲夢其一耳諸君子之是役也式承

聖天子遊豫之休以錫福于江漢其有饑溺猶已之志乎今中
丞入爲司空矣少宰入爲司寇矣郡守或陟或罷矣長顧却
慮以永更生之績雙華子素所蓄積也其尚思以懋終之雖
然赤子之生死豈惟水乎獄訟濫則以枉死力役繁則以勞
死夷狄盜賊橫行則以鋒刃死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以
醉夢死是皆大丈夫經綸化育分內事也障百川而回狂瀾
其亦有巨堤已乎後之君子尚稽于前政勸其能而懲其不

東坡先生集 卷之四 四十四
恪則斯石也固思齊內省之堤也其屬吏之簡用者時則某
官某官皆有勞焉法得附書

永新重修興文閣記

諸師諸生其粵稽文王之文乎穆穆敬止亦臨亦保演羨里
樂辟靡伐崇墉駢昆夷質虞芮顯西土以光四方其純亦不
已之德與於穆不已同神而並化洙泗源流錯綜不齊有以
約禮對則曰博文有以力行對則曰學文而忘食忘憂老至
不知上律下襲祖述憲章皜皜與四時日月錯行而代
明是天之與斯文而大成也正學不傳徃徃并學文而眩之

詞藻註述是飾是崇而孝弟謹信愛衆親仁判然不相關况
望洗心齋戒以神明其德乎好古之士慨然厭文之敝而欲
易之孰若會人文之大成使庶民興而邪慝息耶帝降之衷
精明純粹無有歆羨無有畔援蒸民與文王所同也善學者
以兢業葆厥真全而生之全而歸之無所待而興以順帝則
是謂豪傑不善學者以逸豫滅厥德舉之弗勝行之弗至而
諉曰上無以倡也是謂凡民凡民之與豪傑非昏明強弱殊
也有志無志之辨而已矣世固有博聞強記而躬行未得其
蔽也華而蕩篤志力行而不著察其蔽也實而支有探性命

測玄妙自以爲極深研幾矣而脫畧細行批駁聖言其蔽也
高而虛雖清濁殊科其未免歆羨畔援均也諸師諸生其敬
念之哉誕登于岸蕩蕩平平陳蔡之厄亦羨里也杏壇之樂
亦辟廡也將居上居下處順處逆無攸往不利而况一科第
之多寡一爵位之隆卑又烏足以滑吾經天緯地中耶

惠州府興寧縣浮橋記

興寧士民欣然願立石以詔後政黃子執訊以告曰奎也昔
受學于安成獲觀鳳林浮橋記眷然有感于一家之義去秋
過故里有溪曰武梓捐俸易木而石之里無病涉焉興寧猶

夫家也力倡吾民以建茲役幸而告成是吾民之好義而兆
可行也是以願徼福于鳳林予讀孫樵題褒城驛壁未嘗不
愼嘆於學術云學術之昭也視官如家視民如子而其湮也
視如傳舍粉飾以娛過客甚或毀瓦畫墁而利之先王之教
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元后代天惟公卿百執事代元后故
郡邑之牧迄于今以父母稱積邑爲郡積郡爲藩積藩爲天
下崇卑廣狹懸矣而酌天時順地宜拊育顧復惻怛融液初
無偏而不舉之處故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視匹夫之瘠
塚墊溺若推而墜諸溝也川澤不梁國以亡覘郵橋不修縣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四 四十一
以罷黜繇小觀鉅正坐以秦越傳舍相憇耳

濂洛遺祠記

吳中之顧以三顧村爲望裔出晉司空和宋未中二者有隱德以兵燹盡捐其資留薄田遺子公廉廉生愚讀書敝几追濂洛之緒時稱原魯先生嘉靖初

詔訪遺逸有司采父老遺言舉祀大倉州學其第五子爽幼贅于錢爲塘北顧氏三傳至海隱封君啟明徙居長州而長子存仁起進士爲司諫力搜先德之遺於是三學諸生呈于郡郡守金侯擇吳縣卧佛寺舊址給佃建祠扁曰濂洛遺儒云

司諫君託吳郡博來鳳執訊告曰存仁幼視祖父習聞原魯公讀書四十餘年常憑一几几利處寸許遺跡尙存又聞其讀書必具深衣平巾終日端坐時人哂其迂曰豈今之夫子耶又聞批註經史不泥成說字如米畫如眉端方類其爲人而後嗣畏法憚仕悉燬其遺言竟不聞所講究體驗者何學願發濂洛之蘊以惠我駿奔而詠歌者益也從事父師之訓老未有得也其何以爲諸君子告嘗升廬阜謁蓮華惕然夢寐之感無極之真誰其闢之無欲之要誰其揭之自秦漢以來性命橐籥不涉聲臭聖神殼率不墮支離於以紹洙泗而

開伊洛是元公之有大造于斯文也主一謂敬無適謂一宜
以大公順應發天地聖人之常視戒懼中和命詞雖殊而學
脉融契不覩不聞恂慄瑟僩莫見莫顯威儀嚇喧與於穆不
已博厚高明同神而並化故不從無欲而學終不足以全歸
無極之真跡原魯公之講究體驗無從而測也然檢身如彼
其肅讀書如彼其勤探討如彼其精流風披拂矯輕警隋要
非倖致者益也願有請然左雅橫流儒術湮塞而海濱遺老
笑然孑立冷焰墜緒超然以尙友爲度矧

聖代熙洽止學日宣昭俎豆祝嘏其麗千指而司諫以言事振
其世常過居庸爲遷客翩翩青衿金春玉應德無常師善無
常主同心一德任重道遠於以敦絃歌崇禮讓以上泝至德
俾濂洛之傳炳炳如慶歷元豐間是所望於諸君子鑒司之
匾曰宗嗣衍後祝駿奔也曰明學開先祝詠歌也凡三顧之
世暨三吳之彥其何以自諉石壘張使君量移吾郡而徐生
調元聚講宣城咸慕古範後若顧子之請也敬述所聞以贊
麗牲之石祠凡爲堂若干楹寢若干楹門若干楹兩廊各若
若干楹

金谿龔氏先祠記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四
浙江同志胥會于冲玄金谿諸友趨以切磋遂謁青田聚望
山陟仙峯觀翠雲題壁而別庠生龔子廣與族之彥曰海曰
模曰庶狀其先祠顛末以徵言曰龔之先居閩之邵武磔山
曰薛任提刑曰誥判婺州曰汝楫累官大常曰鈞舉進士助
教大學曰霽宋紹興間以孝廉教授撫州陟國子學正愛金
谿山川之勝卜居於市北是爲金谿始祖二世曰仕榮三世
曰承佐承弼而佐以明經教宜興四世曰景良析居於黃山
入國朝曰德以鄉薦教松陽曰寬以貢教溧陽而閩閩之
教許氏以孝顯徐氏以節顯咸載邑乘槩乎有聞矣弘治甲

子曰諒曰鎌曰銘始議建祠于永安坊之側寢室六楹中龕
立始祖神主冬至專祀之側龕立先祖神主立春專祀之歲
除元日則合祀始祖先祖而羣昭羣穆亦與焉中堂六楹以
叙長幼以申教戒以行燕飲前爲二門又前爲大門翼以兩
廊繚以周垣歲以子弟之能者五人歛祭田所入以供祀事
儀節遵家禮以行而冠婚喪亦如之今二十餘世族指日繁
顧念曰立曰淳曰表曰祀舉有聲科貢曰世清禮于賓飲曰
商有志于學與各流友善而廣等厓厓步趨咸未有以顯其
世也顧不靳訓言以勒貞石庶以光先楹而壽我來胤東廓

子曰古有之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備其器陳其數而弗著弗
察以自附於祝史善學者弗安也昧其數棄其器而弗行弗
習以自作於豺獺善學者弗忍也 列聖熙洽禮文宣昭各
門右族翕然以先祠是崇是飾然四世之祠斷以服制已踰
大夫亦足以展親矣而上及始祖弗祧弗瘞視七世九世乃
或倍之得無近於僭乎始祖之祠重於始遷以統羣從亦足
以聯族矣而畧於親廟弗蒸弗嘗雖薦韭薦稻亦弗及焉得
無近於怠乎方龔氏之建祠也正學尙未光也而皇皇以古
禮自檢束規式邁豆登降祝嘏鄉之人視而傲之其器與數

粲粲矣二三子切磋於學也其思知其義而敬守之乎愛其
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先王所以通幽明之蘊
酌古今之宜而盡隆殺疏數之度此達孝者第一義也咨爾
金谿非象山子之鄉乎孩提知愛及長知敬哀墟墓而歛宗
廟千古不磨之良與百聖無異也自邇自卑先辨真偽積涓
流以至滄溟崇拳石以成泰華合敬同愛日著日存以儀閭
闔以達鄉國以保四海而運於掌上光前燾後沛然有餘裕
尙以無玷爾先哲且以無負茲良會

婺源縣重修儒學記

聖學之要以復其天爲極則繇唐虞至于洙泗脈絡可具稽也典曰天叙禮曰天秩服曰天命刑曰天討列聖相傳而由一道揖讓大政也而曰歷數在躬征伐凶器也而曰畏上帝迅雷烈風細故也而曰必變畏匡伐木逆境也而曰生德曰與斯文精神融液幽明符契若唯諾陟降耳提而面稽故祖述憲章上律下襲雖未格文祖受神宗告立牡錫大賚而敦化川流不貳不測日月與明四時與序鬼神與謀以木鐸于萬世萬世而下尊崇表章自天子至於庶人北面而俎豆之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學可乎志學者志知天命而不踰矩

之正脈也天叙天秩烝民同具也敦典庸禮烝民同能也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立愛自親立敬自長以加百姓以刑四海以通于神明言乎家曰齊言乎國曰治言乎天下曰平言乎天地萬物曰位育是爲下學上達全生全歸授受之緒謂天而降材殊焉是曰誣天謂聖學而加損於帝則焉是曰誣聖謂烝民而弗能希聖希天焉是曰誣烝民微言曰隱質質時好支離於訓詁妍麗於詞章穿鑿於經義若鬱攸震電交毀遁圯而莫或任之間有圖畫僅存亦未能煥然以復其初謹厚者安于小成行不能著習不能察而誘天道於難聞穎爽

者驚于玄妙高不自卑遠不自邇而玩人倫庶物於不屑茲
回紫陽先生所隱憂也茲學之新凡八庚戌矣學不改闢民
不改聚以時考之則可矣咨爾諸師貞率諸生乘烝烝之機
任重道遠切磋而琢磨之俾恂慄威儀發育峻極煥然發聖
蘊以達天德異時稽古而談曰靈山繡水復有修德凝道者
出焉庶于帝其訓于烝民其式于先哲其光而良師帥之績
與茲學永永無疆

復修雲津書院記

嘉靖丁未冬年友晴川劉子煥吾蒙

九皇澄江之上亟葺先世書院偕從兄龍弟元率姪師洋章于
兒年等藏修其間澄江之耆舊及俊髦欣然咸從之游明年
春胥會青原手狀修復顛末以請曰雲津書院在龍洲之游
宋嘉定間魁十世祖逢原翁以聚徒受業而曾進士歷記之
其後廢于兵燹緇流者據以爲庵額曰濟度先考賓州守敵
嘗登白沙先生門與叔祖合浦尹節協圖興復而力弗逮也
迺遍求名公碩流賦詠志跋以存懷羊之義

孝廟時見素林公俊以中丞巡視盡毀淫祠復正書院之額而
所司弗虔像設如故嘉靖乙未郡庠之彥蕭仕劉朝佐輩告

東原翁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五十二
于憲使崧少張君鯤督學愚谷李君舜臣郡守竹墟屠君大山符陳尹魁撤去幻像以佛宮爲修道堂以後閣爲大觀樓而閣下爲正學祠以祀濂洛朱陸五君子偉然舊觀矣時魁驅馳宦轍歷鈞州寶慶潮陽以入水部弗獲葺以學也待罪詔獄恒訂子姓灑掃之約乃今得詠歌大平光我世澤天列三峰地湧墨池雲岫無心卷舒自如泮流有本晝夜不息嘉與同志公之茲欲奉陽明先師並祀五君子而以先祖雲津先考賓州附享以無忘開創興復之功用垂于無疆惟惠來學示以入德之門則南安授受餘韻可續鹿洞麗澤流風相望

將邦人寔預嘉之益方賴晴川子以宣暢師訓整頓世教圖無負晚節其可外於切偲乎聞諸晴川子曰自吾聞良知之旨以毋自欺爲三字符始而不敢欺繼而不能欺終而不忍欺茲其存誠閑邪之門乎維帝降衷物無妄性近習遠始漓其真揜惡著善乃驅于罔獲不有先覺滄胥以敗自怨自艾自成自道將誰任其責凡我同游來詠來歌內省不疚以免愧怍果能旦晝所行夜可告天如清獻乎果能平生所爲舉可語人如涑水乎果能力行七年表裏如一刀鋸臨之鼻息若雷如元城乎若猶未也是未得其門忍自逸豫如日能

之則升堂入室尙有惺惺瞠瞠在維晴川子繼志以顯親敷惠以莅民秉忠貞以匡

主兢兢焉服膺先師之傳而習之所以闢邪慝興耆俊懋光雲津以與四書院並休其尙有賴乎

永豐六一書院記

六一橋在永豐縣治西百五十步以文忠公名文信國過縣書二大字懸諸楣其後好義者於橋置店一十二間建石橋菴于側以塑公像而召僧收租守之僧徒日繁改菴爲寺而公之嫡派遠居于穎遂無復奉蒸嘗者嘉靖初年雙江聶子

豹以柱史按穎求公裔孫歐陽雲給文回籍爲之授田置室督學少湖徐公助其義取橋店租給雲以供春秋之祀而寺尙屬諸僧僧徒混雜市井不遵清規爲諸庠生所呈撫按符縣覈實歸僧於龍廻寺而以寺址入官衆牒交佃當道靡適從而僧乘隙以復業爲訟龍田張子言自臨桂莅邑博咨父老窮稽故實慨曰寺之興也肇于六一橋寺之廢也改爲六一祠茲非天造乎維六一翁泰山北斗推諸昌黎垂紳正笏班諸韓富而百世之後巋然以從祀孔孟廟庭公之恒言曰死而有祠四世之間死而不朽百世之傳茲非自况耶請得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五十四
改寺爲書院奉安歐文忠公牌位率諸生歲時俎豆之如中
丞淨峰張公檄用以崇先哲風來學而一掃爭佃謀復之病
柱史白湖胡公題其策命佑議修葺期成壯觀議上而柱史
紀山曹公欣然報可督以終事適龍田子以風憲徵廼遴能
僱工而亟礪石以來徵言雙江子復以告曰願有述以啟我
邦人益也嘗稽諸方策矣公生于綿孤于秦從叔父于隨瀧
岡歸塋時僅五齡歷四十餘年始以叅大政祔鄭夫人於崇
公之墓未幾入朝以老于穎竟未及再至今距熙寧壬子五
百有餘年矣而鄉之大夫士眷然若子弟之慕父兄分符以

莅肅然起敬若弟子之於師此非今世之所希將安能曠百
世而相感耶敷求典刑明若觀火考祥元吉悠悠我思其有
能孤童自奮畫荻學字借韓文敗簾中慨然思並駕乎其有
能力扶正類排斥儉人夷陵滁州屢挫而不撓乎其有能館
閣春帖舉筆不忘規諫以稱真侍從乎其有能卻柿木太平
之文以抑祥瑞而戒侈心乎其有能疏拒羨餘防剗削而杜
利門乎其有能矜恤脇從活二千餘命於片言間乎其有能
訓兒姪以守廉任勞至臨難死節亦是榮事乎其有能未及
引年懇疏求退以全晚節而耻食其言乎駿奔詠歌懿德炳

炳孰無倣規孰無磨濯繼自今通今學古濟時行道犯顏敢
諫瞿然不肯作嘉祐慶歷以下人物茲龍田子與雙江子所
望于邦之耄俊也凡我成人小子舉敬圖之以無負鼓舞之
典抑六一之義公所自命也外不悴於圭組內不勞於憂慮
而道然以五物者自老雖響九奏於洞庭閱大戰於涿鹿不
足以踰其樂其於世網俗籟奚啻枋鸞之視雲鵬哉然而猶
有所待也試使書籍不展金石不集捐琴屏棊却酒而游于
物之初公亦樂之乎古之人戒愼恐懼以建中和之極視於
無形聽於無聲過化存神與貞觀貞明同運而並照乃爲浩

浩淵淵焉有所倚之學惜也予生晚不及就公而質之敬書
以質尚友于公者

正學書院記

南雄府新作書院崇正學也正學而祀先師陽明王公繹教
思也公以節鉞提督南贛總制廣東西南雄威在屬治其政
教號令道化勛業薰濡甚久而深父老家尸祝之語及輒感
泣而未有倡義立祠慰永思之誠者三十年來世移澤湮矣
嘉靖癸丑孝豐高侯冕以司寇卽來莅郡政嘗受學道愛人
之訓思以播諸士民顧保安始興戶口虛耗而梅閔凌江供

役衝劇乃躬自樽省與二縣禁束洗宿弊而一新之招流移
清糧稅嚴牌甲明鄉約勦流賊以鄉兵寬民費於橋廠隆社
學以端蒙培學宮以倡化當道翕然宜之不期年而奸宄屏
頑梗革成人小子不然向化諸生偕父老以請于郡庭願俎
豆侯之成績侯瞿然讓曰是先師化民成俗舊典也我乃斟
酌緩急無敢或俛以免于瘵曠非冕之能維先師之教諸生
偕父老以請願建書院以祠陽明公使士民世世有所矜式
侯乃卜官地于郡城之南而監生董昭吳一貫尹世嵩成捐
貲董役以身任其成經始于甲寅之冬歷乙卯夏釋菜而落

之侯爲題曰正學而走倅千里曰願發先師之印使嶺南之
士預聞之益也於師門無能爲役然嘗繹其緒言矣先師之
訓曰顏子沒而聖學正派遂不盡傳學者徃徃疑之昔在洙
泗之上斷斷仁義從游三千速肖七十矣勇可以治賦藝可
以足民達可以專對忠可以用矛而禮可以接賓客敬簡可
以南面親師取友可以彈琴而治然而求志達道慨然以爲
未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獨許顏氏之子有之是聖學脈絡
之偏正其有劑量矣博文約禮舉從游速肖所共聞也或疑
其有隱或諉於力不足而請事竭才師逸功倍循循善誘又

從而庸之是善學之蘊具可覆也天下之言學術多矣要之不過二病滯於有者以功利詞章爲悅也淪於無者以空寂虛玄爲悅也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於高堅前後間卓爾如有所立謂之有則非無也謂之如則非有也非真見聖道之全其孰能默而成之甚矣中庸之難擇而一善之難得也知視聽言動一於天則而不可頃刻離也則知所以欲罷不能矣知天則之無方無體而不可以言象求也則知所以欲從末由矣先師之詠良知也曰無聲無臭而乾坤萬有基焉無而未嘗無也又曰不離日用常行直造先天未畫是有而

未嘗有也博約正脈躍如在前千載絕學誰爲不負一生者隱居以求求此正也行義以達達此正也長民者將以誘民衷而弗納于邪也高侯之揭正學以鼓舞多士風于齊民將非以成已成物傳師訓而光之乎爾諸生其敬繹之輯柔君子而屋漏莫覲是隱顯異也寧能聽言如愚退省而足以發乎日至月至頻復無咎是久速異也寧能三月不遘無祇悔而元吉乎愚魯辟咤而貨殖億中是氣習異也寧能廓然屢空渾化渣滓而與天地同體乎自易其偏自至其中弗能弗措以光良師帥成績先師於昭之靈其尙克照臨之異時陟

五嶺觀羅浮當瓣香摠衣預於駿奔詠歌以敷教思于無疆

枝江縣文昌精舍記

樂安董子燧切磋于青原復古之間嘉靖庚戌秋筮令枝江以所學廸于士民顧庠序就圯科第弗振廼節縮贖金躬相風氣之宜於學前築堤滙水爲湖湖中累石爲邱臺臺上建敬一亭湖傍舊有文昌祠改爲精舍堂曰顯道外爲號房翼以名宦鄉賢二祠前會爲門役成而民不知勞當道嘉其績臧器之時與諸師諸生發明孝弟忠信以御于家邦衆志翕然齋奮以興越二年壬子春邑博士蔡子文清彭子堯軒劉

子佐謀于邑尉喻子棟曰枝江之文運其將昌乎具狀以徵言于石而庠生王弼鄒魯董魁李顯等介董君靜合詞以請時方聚講東山同志咸造有言者曰風俗移人豪傑且不免故善教者明好尚以新視聽而洗濯其志狄梁公之撫吳楚以俗喜機祥力掃淫祀千七百所獨存神禹泰伯四祠夫董侯將不能爲梁公乎有言曰君子之導民也因其勢而引諸軌物故俗易從而化易成文信國記梓潼祠以爲士以文進必有執其子奪於形聲之表天爵人爵內外先後神游大虛當無戾聖言油然而止戒懼日倍他日以仁義居公卿大夫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五十一
於世道攸繫董侯其將與信國同乎東廓子廼言曰益聞之
矣道無二致學無二功盈宇宙間一氣耳統體曰天主宰曰
帝功用曰鬼神命於人曰性率性曰道修道曰教善養曰浩
然之氣故出王游衍無敢逸豫所以事天小心翼翼陟降左
右所以事上帝齋明盛服所以事鬼神聖學自邇自卑之功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而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古之人受命如
舜無憂如文繼志述事如武王周公郊焉格而廟焉饗其仁
孝真純長長幼幼運天下於掌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敦化川
流淵淵浩浩雖明王不作直與千聖同堂兩儀並位是謂合

德合明合吉凶之學董子之學于青原復古也其有異聞乎
舉斯學以迺士民也其有異矩乎枝江在楚爲僻邑然荆江
左旋紫山面峙若霍梓潼之忠義中庶子之規諫董司馬之
清約尚書令之純實劉隱居之廉惠而高令汝士以善政爲
鮮于侁所薦咸凜凜然與列宿爭芒諸師諸生詠歌于斯駿
奔于斯升臺石瞰湖光思齊先哲典刑未泯仰瞻

敷言耿光咫尺相在爾精舍神而明之庶無負爾董侯牖民
化俗之休江都度越諸儒在正詎明道二語經德不回祿自
至焉言語必信行自正焉是以道義爲悅誠也微科名資聲

望是以功利爲悅匪誠矣故至誠者盡性以知化育思誠者行法以俟命不誠者媚與竈以獲罪于天諸師諸生尙敬擇之以繹教思用習于世世無斁

復古書院記

復古書院松谿程侯之所作也初毅菴孫侯聚講於學宮環聽者至不能容顧迫于城隅無由充拓乃卽四鄉爲借陰之會以間月爲期五日而散諸大夫諸士謀於諸父老曰是暴寒無恒也盍歛義爲居肆之規有先出以爲倡矣時上無主之者迄十年未克就嘉靖丙申程侯量移而致以朔望講於

學宮聞是議而躋之廼躬相度得舊學基于東郊兩水三橋風氣完固前臨雙峯背負北華而浴沂仁風禮讓嘉名固存曰茲其文明之祥乎維昔安福以忠義文章顯於東南邇來漸闇矣自今其將復於古乎於是酌仕隱以出貲議遠邇以畧址別繁易以鳩工蓄木者獻其材藏書者獻其籍積產者獻其田衆志子來罔有差池其冬彭山季侯自郡署事謀於竹墟屠侯曰刀筆筐篋古謂之不識大體茲舉也其移風易俗之兆乎政暇徃督其役復出板籍器用佐之三泉俞尹新至則協贊之扁額之明年少湖徐公視學政曰茲吾責也勞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四 六十一
來匡直以迪于成人小子庶其使自得乎檄王少尹鳴鳳專
董之工以成告以幣徵記於益中丞浦南胡公聞之曰吾志
也章善癉惡樹之風聲茲非古之協心以底道乎符郡以敦
其請益乃揚言于堂曰諸父老諸大夫諸士亦知上之人所
以期許之厚乎夫所期於復焉者將語其絃誦之舊則繫於
地矣將語其科名之盛則繫於天矣無亦有繫於人者乎史
臣之稽古曰欽明文思曰濬哲文明茲堯舜之德也堯舜之
德而以詔我士民非以望人人之自昭明德以升於唐虞乎
唐虞之隆比屋可封良知良能非獨豐於古也上有精一之

傳有敬敷之教而又有祗德之刑是以遷善遠罪而莫知爲
之者當是時豈無庶頑諛說哉侯明捷記是庸是威罔不並
生於光天之下及教之湮也養弗以正用弗以德而刑弗以
弼教其所尚訓詁詩賦經義祇足以增明德之封閉而入孝
出弟謹言慎行聖門所不可須臾離者乃至紕繆乖戾而莫
或救之當是時豈無有猷有爲有守哉驅於時好動於浮言
利害叢於中而欲惡眩於外其能不見是而無悶者幾希矣
聖天子懋隆敬一以昭放勳重華之緒而公卿至於百執事罔
不丕應倏志中丞所以保釐也督學所以敷典也郡邑所以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四 六十二
承流而宣化也協然以崇正學迪正教爲好非天將興唐虞
之治乎夫上之所好下從而趨之訓詁詩賦經義若草偃風
使好德行道藝而弗厭弗倦焉其不可以復唐虞三代已乎
凡我造士凡我造民兢兢然以尙友千古自成自道爲昭明
爲時雍卽升于位焉爲惠疇爲寅清爲俊明亮采爲代天工
庶幾不負期許之德若上顧厚之而躬自薄之爲昏迷爲侮
慢卽升于位焉爲象恭爲圮族爲殄行其何顏以陟降於斯
復古書院凡八楹二門凡六楹文明堂六楹而廣高二丈三
尺有竒深倍之後堂如復古之楹視堂高一尺有竒深三之

兩齋各十楹東西各四號號各六楹松谿子自有記後堂之
後擬爲尊經閣東號之東擬爲射圃觀德亭尙以俟後之君
子

臨川縣改修儒學記

臨川在撫州附郭以縣而學僻在郭外師生日議遷徙圯漏
不葺適寶應以廢寺入官據城中之勝籍其材與產改作有
羸而上橋寺僧覬其利眩以貨賄潛以請託而爲之力者復
煽以浮言凡三改而三沮夫闢佛教以崇聖化於義至順也
徙敝學以入廢址而財力弗擾於民於政體至易也邇至於

身居第... 卷之四
六十三
十年弗克就嘻其異哉督學事少湖徐公奮曰古之人當世
主尊尚異端猶倡爲廬其居之規矧革寺汰僧德音屢下而
因循若斯誰執其咎中丞浦南胡公燭羣奸以決正議而守
巡陳公林公交程督之署郡事通判王侯夙夜綜畫之經始
于嘉靖丁酉之冬越明年以成告維門將將維堂噲噲維廟
翼翼維閣崇崇維齋舍穆穆縉紳耆耄改觀改聽咸以爲天
厭浮屠氏之汙而將啟文明之運也亦惟休哉吾友明水陳
子致少湖之命命饒許二生以微言于南都日記有之凡學
官先事士先志事之未克成官之責也事成矣而志未辨是

諸士之憂也願聞所以詔之嗟乎士之尙志在孟氏有成訓
矣良知良能上帝所降恒性必善猶水必下本非逆也孩提
知愛及長知敬達之天下無待外索本非艱阻也然而學術
日僻德業日圯恒質質焉而靡所成將無亦有所阻乎剽經
獵史琢句組章微冒祿位耀身肥家其於貨賄類也間有嗤
其陋矣以纂述爲勛業以臆中爲實際假借舊聞依憑人言
其於請託類也間有察其方而求之矣入譽出毀黨同伐異
瞻前顧後且進且卻其於浮言類也二三子其亦思自奮自
燭自程督自綜畫以求日躋於休哉今夫浮屠氏之學固亦

不染聲利不榮聞見不怵利害翛然自以爲明心矣而外人
倫遺事物畢竟非天然自有之中而不免於自私自利故象
山子接孟子之傳直以公私爲千古儒釋斷案夫非諸生之
鄉先哲乎草廬子嘗記斯學矣曰洗濯舊染以涉聖涯與學
宮俱新俾臨川爲洙泗夫非諸生之夙訓言乎陟降于斯駿
奔于斯藏修詠歌于斯肅然惕然須臾勿離庸德庸言慥慥
相顧俾仁義之良充諸身徵諸家邦準諸四海垂諸百世庶
幾無愧爾訓言無玷爾先哲無負爾良師良牧否則浮屠氏
且反唇而哂之矣吁其蚤辨之哉是役也清戎傳公首發贖

罰三百金以相其成巡按秦公督學張公協之郡守陸侯卜
期鳩工而沮嗣是分巡趙公杖僧而籍其產分守戴公贊之
郡守項侯撤廢象以請而復沮嗣是少湖公躬詣相度闢永
豐倉空地佐之巡按陳公允之郡守 侯力承之爲流謗所
中而三沮於法當率聯得記其沮者以隱弗書

虔州報功祠配享記

報功祠者報先師陽明王公功也配享者舉三湖邢侯瑄以
配公而與享之也先師之功在

宗社教在士類澤在黎庶營生祠于濂溪祠後政者謂弗虔也

徙于郡邑學宮之右益偕同門俞尹大本祇謁遺像議隆報
祀會晴江喻中丞莅虔臺慨然圖續公之緒修厥廢陞以秩
祀典復念贊襄成功邢侯預有勞而祀弗及以詢于士民士
民協其議而林郡守功懋贊其決方憲副任覈其實遂列祀
名宦而設像以配于公之側俾來徼言山房曰維公之學與
邢侯之政皆司成氏所素濡染也其昭明貺以信于後益也
有慨于中踰三十年矣往歲受學于虔時方勦橫水破補岡
平剝頭郊野樂業商賈四集而成人小子橫經講學歌詩習
禮雍雍文物之盛暇日以通家謁三湖于郡齋歷前親月天

石規畫章程衆譽歸重焉逆濠之變益復在軍門樟樹誓師
西山搗伏豫章復城黃石俘馘公扶疾冒暑鞠躬盡瘁以靖
巨憝而邢侯與松月伍侯赫然爲稱首吉兵將北侯麾義勇
陷陣以往歲斬賊帥以視逆魄其績尤偉焉功高謗興羣憎
反構權奸勢鬪衆願封拜將陷公于不測而嗾以焚掠大多
爲同事諸君罪

聖明御極爵賞始及公而侯竟叅藩陟左轄致其事公辭爵力
爭之至有虛受陞職實畀退閒阻忠義而快讒嫉反不若觀
望引避可以安享富貴無衆口之誹誠不忍叨天功掠衆美

獨受殊賞以覩顏面聽者爲之汗背而竟無所濟未幾而公之爵亦弗世及矣益嘗告執政曰死忠死孝自是臣子降衷豈以賞不賞爲加損而

國家礪世磨鈍亦使乘風雲附竹帛賞延于世以爲鼓舞之具試評江西功次何啻安化而賞罰黜闇豪傑疑沮異時南征北伐奚以爲軍旅法程此事自闕

國體非一家恩澤計執政善其言而未改豈待時而發耶肆茲中丞闡幽振鬱順物情以勸有功而監司至于郡守縣令敦古舉義應若桴響充是操也秉鈞軸幹化機別淑慝樹風聲

罔俾黜闇疑沮以蔽懿德將式克休前政欽成烈以聞于無窮其兆足權輿矣益不敏尙執筆以娛

克復堂記

吾友鹿嵒胡子之守廉也慨然自奮曰廉瀕海而郡迤京師萬里然攷三代準四海明德無異也鰲欲洒濯而新之以揚聖道翊皇化其必由教乎廼稽往牒詢學宮故址迸立妙觀以構書院名之曰崇正繼復思曰學之正脉宜莫若顏子名其堂曰克復日與四庠之秀竭才勿罷以風于齊民會門人趙子可旦陟丞郡治瞿瞿交贊也廼執訊以請俾遐方知聖

學授受之蘊益與胡子切偲舊矣往令樂安命弟烈預于青
原比調吉水冢子考寧以九齡趨九邑之會及自柱史謫監
城函劄書院以廸于邑茲復勤勤于郡若訓子弟然甚矣胡
子之學道以愛人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故
親無弗親民無弗仁物無弗愛自腹心手足至於齒髮爪甲
無弗在所養者是之謂仁體儒先成說乃以已爲私以歸仁
爲效於心恒疑之子所雅言曰爲已曰正已曰求諸已皆對
人而稱也問仁一章凡三言之而二以爲私已一以爲真已
則何居果以歸仁爲效則畏于匡微服于宋絕糧于陳蔡匪

直不與而顧戕之其果吾道非耶蓋聖門嘗發于君子之問
矣克者修治之義也禮者天然自有之敬也克已復禮其修
已以敬乎天下歸仁其安人安百姓乎故視聽言動已之目
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修已之目也除却視聽言動便無身矣
聖人繫易以復之初九歸諸顏氏子而其象曰不遠之復以
修身也則修身之爲克已其較章明已乎身外無仁故曰仁
者人也仁外無心故曰仁人心也知此者其知授受之蘊矣
明命赫然兢業萬幾放勳則天重華協帝性之也盤銘丹書
乃復其初聖敬日躋執競惟烈反之也其知之而成功一也

廉郡雖遐其視聽言動將異于鄒魯乎廓然虛中以下仁是
曰休復挺然中行而弗滑羣議是曰獨復肫然篤恭而不息
是曰敦復斐然進取而弗能守是曰頌復冥然習俗其謂不
能以自賊是曰迷復諸士子之請事于斯堂也其爲休爲獨
爲敦爲頌爲迷在敬擇之矣夫學宮之徙變爲黃冠羽流數
百年矣一旦而煥然章縫陶然絃歌以并于上國在反掌間
耳學術之湮變而爲訓詁詞章亦久矣一旦而崇正教敦實
行仁其身以仁天下顏何人也予何人也將孰跋之而孰寔
之幸無忝於堂堂之後及西東爲尊經閣爲正學祠爲觀德

亭爲燕居爲號舍大司馬甘泉湛公及柱史瑞泉陳子具有
記

積慶堂記

晉江張子來柄教事與通州阮子新安鮑子銳然鼓舞諸生
爲任嘗聚講文明堂切磋陽明先師之訓瞿然若有契也張
子語諸生曰昔我先君教瑞安時夢陽明公遺以積慶堂三
大字覺而占之曰公振古豪傑也無思而感吾夢吾之後其
有紹公而興者乎嘗卜基于南溪學堂之左而未克構也不
肖孤天叙舉于鄉兄天衢廩於郡弟天紀肄於大學始奉母

氏黃命堂而扁之以成先志而範於後胤乃今祿仕獲與東
廓司成交也若得言以發陽明公之蘊俾夢時幻語爲覺時
實事其先君寔寵嘉之諸生請曰夫張氏之慶其積也奚若
曰吾張自唐季由光州固始入閩居仙遊縣至宋侍講公讀
以文學顯旣裔孫贅于龜水之林衍爲東西中三派歷十七
世宗人數千指矣而男力穡事女不休蚕織家雖裕罔有服
美于人瞿瞿以忠厚勤儉襲家聲緊先世積累之慶使然也
我大父坦齋翁始徙龍津居登瀛里知書樂客以居積爲業
嘗歲大侵爲稅長貸貧者輸鄉歸仁惠焉客潮以没先君南

溪甫七齡家日落大母某矢節教之卽蘄然思自立學成從
游至數百人躋仕者相踵也及魁麟經署瑞安做湖學爲之
一規恩若家人諸生刻石以志思比令樂平當姚源兵燹撫以
勤勞預平寧藩之變投牒終養民泣留爲立遺愛碑至今樂
平祠于各宦而泉郡祠于鄉賢顧不肖孤兄弟無能光顯其
慶也雖然猶思與吾子孫嗣續之諸生奉以告鄒子鄒子曰
昔者預聞善慶之訓矣維皇降衷烝民受之良知良能炯然
天機以親父子以和兄弟以肅君臣卽善卽慶更無等待若
嗜慾弗節而障壅其秉彝卽惡卽殃更無躲閃其在聖謨惠

迺從逆吉凶影響而日休日拙決于作德作偽之機非待於
 外以為慶也學之不講而以富貴與壽當之故千駟為肥首
 陽為瘠陋巷為促東陵為永烏在其影響也即如張氏之積
 也力穡事則屢有困矣勤蚕織則桁有服矣仁厚則鄉歸評
 矣恩義則士歸教矣撫字則民歸政矣若弗穡而望困弗織
 而望服刻薄而望感糝政 窳教而望思皆夢中景也跡南
 溪之志其欲破幻夢而覺以實際乎咨爾張子宜兄宜弟從
 以孫子務深造于良知之蘊掃蕩嗜慾昭融天機是人人可
 以進陽明公也先師之學世或媚之而張氏孳孳奕葉弗替

其以合于天而罔顧畸於人乎畸於天為殃合于天為慶凡
 張之世其尚敬積之堂在城南通濟門外環瀛溪之流北枕
 紫峰左聳泉山右抱羅裳而法石雲麓寶林諸山如屏如架
 以揖于前崇二十有二尺廣如崇三之一深與廣等高明聳
 固與地交勝云

武夷第一曲精舍記

武夷山在崇安縣南一舍許峰巖峭銳溪流迴折仙真隱逸
 之流恒據以自勝至宋文定胡公西山蔡公父倡子和以經
 術行誼有聞而考亭朱先生卜精舍于五曲大隱屏下有仁

智堂觀善齋及鐵笛釣磯雜詠當道者表揚日度將沒官田
一百石入精舍供祠祭而五十餘石均撥文定九峰二書院
於是仙窟隱廬煥然名教地矣肆我

列聖熙洽人文丕興甘泉湛先生陽明王先生宣聖學以醒羣
聽識者翕然宗之嘉靖戊午郡丞董子燧謀于郡守劉子佃
以茲山為二翁過化議立精舍于第一曲慢亭峰之勝劉子
欣然力主之遂偕僚友吳子文俊徐子栻共成之邑令崇安
戴子瑞建安俞子意甌寧黎子復性政和祝子舜齡松溪楊
子誠浦城王子太中建陽顧子各儒協贊之請于提督山峰

阮公方湖王公代巡斗山樊公古原鍾公督學相江湖公分
守龍巖顧公分巡健菴舒公咸報允而遴睦主簿祉督工焉
時龍溪王子畿少龍賀子涇適至閩題其議相與樂成之遂
以二月之望送主人祠題曰陽明甘泉二先生祠中為正學
堂左右為號房各六間前會為門曰武夷精舍門前為坊曰
大明道德之宗坊前為屏曰一曲竒觀右為觀瀾亭左為樂
山亭其後右為甘泉行窩左為陽明行窩各三層三間皆可
藏修息游與文公書院並顯矣劉子遣倅謁記于山房維聖
學之正脈自唐虞至洙泗可稽也克明俊德始于堯典若有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七十一
恒性發于商書而曾子子思演之以範來學性善之旨至荀
揚而淆爲訓詁爲詞章爲功利爲老佛貿貿焉莫或正之天
啟濩洛克續其緒論聖之可學則以一者無欲爲要辨性之
常定則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宛然洙泗家法也跡
二先生之學曰致良知曰體認天理超然獨接濂洛一洗夾
雜支離而歸之明物察倫之實故好德所同揭虔昭範若有
驅之而欣其成者是誠何心哉道南之派衍於洛水數傳而
考亭勃然以顯今之詠歌駿奔其亦慨然思以道南自任乎
瞻彼仙逸茹芝飲瀑輕軒冕除麤穢至於凌三光而超泰清

吾儕自視且闕之而真志未融實行未嚴童習白紛望洋靡
所屆顧不貽若輩哂乎孰爲樂山吾志吾仁孰爲樂水吾志
吾知隱居以求相觀以善不藉外鑠而深造自得之是維無
負諸君子風厲之休益也寤寐九曲恒思寄足焉茲幸而依
歸有所且託名前楹不爲山中生客尙圖脂車策驥與同志
磋磨之

世美堂記

茹之先自河南徙常川始祖曰元惇善而好仁以三仁名其
子甫五六世而孫支蕃衍以詩書文物曄然顯于南北其號

南宗者宗循仁曰洪以善書被徵修大典授壽光丞其配陸與從子惟賢之配關先後以守節旌曰玉以貢至新寧令曰鑾以進士歷官福建叅議世居無錫其號北宗者宗居仁曰文中扈從供太醫院事

英廟復辟以壽百有四歲召見 文華殿賜冠帶袍靴宴于順天府仍命諸卿賀于其家曰海直內庭御藥房以三子貴累贈奉直大夫曰鳴玉以鄉薦守均州曰鳴鳳以進士歷趙府左長史曰鳴金以進士歷知承天府世居京師邵文莊公錫產也攷其世德愛其子弟羣彥莊誦其 制勅爲題其堂

曰世美其太學生曰整自臨川簿改安福丞來問記東廓子曰富哉世美之義乎俗之美非其美也久矣而誰與正之且而以壽考爲美乎則修短有定數矣以豐貴高位爲美乎則得不得有命矣雖欲世諸烏得而世諸矧就其紛紛又焉知美之所定樂由以爲高而宰世者隘焉羿奡以爲權而尙德者鄙焉籛鏗以爲永而齊物者天焉故士或射時以治生或行歌而拾穗或扣關以求售或踰垣而避使或能經以延年或棄疏而立枯嗟乎是質質者而奚以辯之故曰富不在財貴不在位壽不在年知世者其知天下之至美乎天下之至

東坡先生集 卷之四 七十四
美根於吾心萌而爲善幹而爲信華實暢達而爲美故父得
以慈子得以孝兄得以友弟得以恭臣得以忠而婦得以貞
上以立天經下以張地維而中以成庶類萬化若然者將約
而不濫樂而不淫高而不驕卑而不躡耄耋而不衰短折而
不殤焉往而不獲其美若然者弱而稨子幽而閨閫微而僕
妾將自善自信自成自道焉往而不獲其世君子如欲裊身
而範家也其必由是乎以予觀於世美之集見重熙之澤
焉見養老之禮焉見刑于之化焉見繼述之隆焉見藝文之
富焉然聖門之美或未之祝也故竊推是義以記諸前楹夫

在天爲元在人爲仁茹之先君子則旣詔之矣凡茹之世不
顯亦臨廢以無替世德無忘文莊公之教

聚秀樓記

初江文忠公萬里守吉創書院于白鷺洲置田租收濠池利
以膳諸生恒數百人 理宗嘉之賜額置山長嗣後洪水淮
寇相仍爲害蒞政者有哲有怠遞爲汗隆

皇上嗣統銳志唐虞之學而致齋黃公宗明祇若德意興復文
廟講堂尋以擢去而水害亦未息郡之諸薦紳暨諸文學議
徙慈恩寺負隍瞰江與洲相望右峙神岡左挹螺山後環天

華瑞華而前列青原諸峯贛江合瀘禾二水以滙于洲悠悠
欲留於江山爲勝白坡何侯其高至題其議慨然任其成請
于當道報允考圖拓基度材庀役堂曰崇正閣曰雲章東西
齋曰尊德曰集義而前構俯江之樓因爲出入關焉選師儒
徵九邑俊髦以追先哲於人文爲勝守益以荒政入府侯集
羣寮醴賓登茲樓而樂之請各之曰聚秀侯欣然曰江山無
古今而人文有顯晦洙泗泰山卓矣濂溪以周伊洛以程橫
渠以張紫陽以朱象山以陸赫然日月貞明而吉郡之顯若
瀧岡以歐文山以文梅礪以李一峯以羅餘韻猶存焉願聞

秀之義與聚之方庶章往而範來益乃遂言曰秀之義其取
諸禾乎松栢以操桃杏以華蘭桂以馨而非禾則無以飫生
民管商以權謀申韓以刑名儀秦以縱橫老佛以清淨寂滅
而非聖學則無以立民彛士也者萬世之福梁黍稷也唐虞
曰敷典夏殷周曰明倫而孔門曰庸德庸言相顧而慥慥其
后稷氏授受之正脉乎肄庠序者咸出百家宗孔氏而顧以
浮文獵時資是談農譜而望飽人謂斯何經世憫俗創書院
以新耳目夜心志將期上農以俟有秋也昧昧我思之聚之
方有三焉襍禛弗服錢鏐弗序茶蓼弗薈螟螣弗畀火旱弗

一頁厚錄卷之三
卷之四
七一
漑而潦弗洩將率耄倪而餒弗振是其責在諸生某稊稗某
稼粟甚者曰某野葛鳥喙其鹵莽而耕滅裂而芸且無幾耳
則後之于耜舉趾何則做焉是其倡在鄉大夫曰肅曰父曰
哲曰謀曰聖則兩賜寒燠以時曰狂曰僭曰豫曰急曰蒙則
反時以恒而百穀之成弗成俊民之章弗章捷若影響是其
機在良師帥隆古盛時天子公卿躬建中和之極而塾師至
于州長戒其奇表書其孝友任郵其歸老于鄉者坐于里門
以察勸之是以恂恂而孺莊莊而士由由而君子肥于家以
肥天下是謂聚秀之極侯舉醴酌賓遂酌羣寮曰予與諸君

子交任其成以率二三子庶由瀧岡文山以沂濂洛尋洙泗
以宣 昭代人文之化其無負茲江山樓崇三壽有奇廣倍
之其前綽楔白鷺洲書院仍舊額云

忠哲祠堂記

繇唐以廟食顯于潮者曰昌黎伯韓子賜額曰忠佑我明嘉
靖戊戌潮之士民祠改齋王子以配昌黎額之曰忠哲潮士
沈升之等曰我改齋先生篤志好古矚然負大節在史局時
視時政闕失在位莫敢言獨上封事以為 孝宗敬皇帝之
子惟 陛下一人宜親享大廟孝養兩宮總攬乾綱緝熙聖

學爲天下萬世自重豈可嗜酒以荒志好勇以輕身惟是縱
喜怒移威柄弛紀綱推士氣召天變言甚剴切與韓子諫迎
佛骨表異事而同忠比謫三河驛當道重其義遣署攸司而
談守倫闢仰韓書院俾諸生師之先生秩然嚴肅以身爲法
程闡明道與敦尚行誼浮詞詭俗奮然闢之一時士習丕變
被于閭閻有寧爲刑罰所加之風視韓子之延師異功而同
哲哲人云亡遺澤尙留而雜列各宦未獲專祀庶士庶民愴
然以爲闕典時晴川劉君魁以同志署郡事諏俗稽典復修
改齋子之教亟請于憲伯葉公照公慨然感曰茲非法施手

民乎氣節足以激懦文章足以起衰學術足以端範予茲弗
允將闕于郡望遂檄郡以詞金創祠于南隅社學之右歲以
官山租米於七月之中師生致忌祭焉會長溪鄭君宗古述
職歸郡銳意作興之俾國子黃生懋學徵記以範來者益也
與改齋子嘗切磋於斯學矣能愛其親者爲能愛其君能保
赤子者爲能保其民夫饘醢以養飴蜜以甘董苴以滑凡以
盡愛也及于疾疢而藥餌之癰俞而鍼砭之豈弗念其親將
有大愛而不能解爾故將順其美人臣之饘醢董苴也匡救
其惡人臣之藥餌鍼砭也鍼砭弗用而屏其躬將惻然永懷

罔不在君父而奚忍悻悻以自標其保赤子也均是愛也納諸軌則漸成立以壽也禁其奇袤懼覆墜而天札也故古之課功曰安富尊榮曰孝弟忠信是之謂天下一家之學佛骨一表闢異端以閑聖道其爲藥石也大矣蘓長公廟碑號爲筆扛千鈞而其詩曰作書詆佛譏君王譏之爲言非以藥石爲弗愛乎曰要觀南海窺衡湘是幸藥石之弗用而悻悻以干譽也善乎改齋子韓利之序惓惓發明君臣之際而曰志於忠烈者於正學或未能信能明夫正學則忠烈固由此出嗚呼後之欲尙友改齋子者卽此可以論其世矣是舉也彰

善以樹聲順衆以訓俗庶幾士堅其習民敦其風官慕其烈諸君之範於潮也博矣判郡胡君裕彭君某推郡張君某協力贊襄若或啟之海陽陳尹本府庠楊教授萬程潔牲致祝儼若臨之懿德同好益驗之猶信云

永豐縣重修儒學記

初成化癸卯永豐縣新孔子廟一峯羅文毅公倫記之以爲尊孔子以文莫若尊以道而世之學孔子者無異於優孟之學孫叔敖舉失其真其詞侃侃然至今讀之毛髮尙竦也嘉靖癸卯冬益適至永豐雙江聶子豹與鄉大夫士出賞議新

學宮時中丞淨峯張公岳主其議柱史槐川魏公謙吉覈其
成縣尹魏君夢賢及梅丞繼儒經營締構以臻其績首文廟
次明倫堂尊經閣次櫺星門次號舍次各宦鄉賢祠踰年秋
八月告成林掌教應芳執訊諸生曰願以繼文毅之聲益不
敏請繹聖學之真與二三子商之夫忠信與人同而好學與
人異非聖之異於人也學失其真徃徃出於忠信之外故以
訓釋爲專門詞華爲名家著述爲功勳精神愈竭歲月愈邁
而進德修業茫無與幾存義之實遂蹙然以聖爲絕德而弗
可學二三子其亦攷於孔門功課乎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

乎臣以事君其天機惻怛非以正行也庸德有未信庸言有
未謹終於龍德剛健中正有未純粹故有餘不敢盡不足不
敢不勉兢兢業業不自滿假至於相顧慥慥而後快慥慥者
非於忠信有加也不失其本體而已矣二三子反身而驗之
庸德果信弗信乎庸言果謹弗謹乎不足果勉弗勉乎有餘
果盡弗盡乎自欺自謙學術誠僞之關也嘗竊恠洙泗之上
從游三千矣速肖七十矣其於好仁惡不仁胥許可底績也
而孔子喟然有未見之嘆則諸君子向道宿方竟何功課其
聖門閑僞存誠一大鑪錘乎嗜欲者僞之蠹也仁也者誠之

身厚第先生文集 卷之四
精也由是而約由是而樂由是而顛沛故富貴不處貧賤不
去而殺身且不避彼可以尙可使加者皆不得謂之皜皜皜
皜之真與堯舜一故曰祖述與文武一故曰憲章與天地一
故曰上律下襲與天下萬世一故曰刪述以垂憲是果何修
而得之誠者天道聖人事也思誠者人道學者事也建學立
教夫非進學者於聖乎曰孔子吾師也自顏孟迄諸儒先曰
吾師門彬彬也駿奔于斯陟降于斯詠歌于斯吾獨可以自
棄自小已乎學之失真舊習驟之猶可諉也發其驟而一新
之當道之鼓舞邑令丞之勸勞鄉大夫士之規畫寧獨文具

而已忘食忘憂不怨不尤竭吾才以尊孔子之道寧爲真叔
敖無爲僞優孟瀧岡金牛山川具在豪傑林立弦歌洋洋益
不敏固宗國也願與二三子敬圖維新之真

宣城縣昌黎別業記

昌黎韓公家鄧之南陽幼孤隨兄會謫嶺表會卒從嫂鄭歸
河陽建中貞元間避地江南韓氏有別業在宣城因就食焉
正德戊寅督學石崖林子慕公之風而舊址莫稽乃擇敬亭
之勝毀佛氏像而祠公焉後政者慮無以守仍寘僧以司灑
掃僧徒私崇其教毀像燼煌而徙公于旁亭荆榛四侵風雨

搖搖嘉靖己亥白坡何侯以量移至慨然嘆曰公力排釋氏而顧寄釋氏以居神其饗之乎遂捐俸鳩工相地甃基而南岡曹侯適來協圖厥成爲堂爲門爲垣扁曰唐昌黎伯韓先生之祠祠左一徑夾竹而行窅然出祠后構亭其上曰敬亭仰止門右循山麓而上松泉迂曲甫半里許設楔綽于橋大書曰黎別業郡之人士來遊來歌恍然若韓子之復見也戚生衮戚生慎貢生安國請紀成績以訓來祀東廓鄒子曰嗟乎是可以訓矣當唐之世廣廈各苑飛廡複壁列鼎重茵眩視而駭聽者何限如檜之偃月載之芸暉呼吸風靈歛弄日

月曾幾何時而枯蒿栖鶴凍雨浮埃徒爲唾唾之資若公以孤子羈客迫寒餓水火一時蓬茨葦門誰與比數而七百餘載諸君子翦蕪闢頽揭虔妥靈而俎豆之使檜與載而有知也僧伏闕關魯不得一染指焉天下萬世之眞得眞失卽是可以定矣方公之論佛骨而謫潮也皇甫鏞沮其復進及定鎮州而向用也李逢吉忌而欲出之其雷蚊市虎捷捷僞僞內結羣璫外連八關好莠自口矣然直筆所評以逢吉之流爲蝮蛇野葛而公巍然泰山北斗之望南陽祠之山陽祠之袁祠之潮祠之孔廟祠之雒別墅荒基猶閔閔恐其弗傳焉

天下萬世之真是真非卽是可以定矣正學弗彰往往棄真而趨妄以祿位升沉爲得失以毀譽同異爲是非如吟嚙中恍芒無所適諸君子之是舉也其醒吟嚙而俾自得師乎師善而齊師惡而省弘獎仁義興起名教是人人可爲昌黎子也故師其忠可以報主矣師其惠可以拊民矣師其信可以交友矣師其文可以翼典誥矣師其學術可以闢異端而閉聖道矣而欲爲鑄與逢吉者亦可以儂然愧勃然立矣是績也豈獨以訓宣城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其碑諸祠下以波觀者同求天下萬世之真

衢州府孔氏家塾記

宣聖正宗南渡居衢自四十八代孫端友始其請建廟賜祭由自孫憲使子秀始請置博士世襲奉祀自沈郡守杰始立孔氏家塾自劉節推起宗始文中子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是情也萬世共之故宗廟貌妥神明也專官而祀肅對越也育羣蒙以正昭繼述也其於崇德報功鉤也劉子以家學望于蜀中而事賢友仁瞿瞿然以聖人爲的也其言曰聖人之仁視天下若一家而况于孫子忍使其蹈於非幾幾之弗慎舜蹠懸焉故及其蒙而養以正茲聖功之要已乎廼卽城

南東嶽廢址改建孔氏家塾敦請有行誼者以司教誨而躬臨考閱時給筆札以示勸凡爲門者三爲正堂者三爲東序者三以廸成材西序者三以訓幼穉東西爲號者十爲照廳者六外爲店者六以脩修葺復議置田以膳其終益歸自南雍劉子偕郡守王子聚諸師諸生切磋于衢麓講舍携孔氏童子四十餘人歌鹿鳴伐木之章恍然若遊洙泗聆絲竹也孔族之彥曰說曰彥總曰彥才曰彥統曰承智曰弘毅儼然徵言以紀其成益惕然避席而對曰二三子聖人之正宗也四方於是乎觀訓聖門之訓子弟具有成法矣曰入孝出弟

謹行信言愛衆親仁而餘力以學文學文也者將以傳古今廣聞見也而以餘力從事其諸良知之宗旨乎孩提知愛及長知敬衆所同好也弗孝弗弟焉斯惡之矣言而忠信行而篤敬衆所同好也弗謹弗信焉斯惡之矣嘉善尊賢容衆而矜不能衆所同好也弗愛弗親焉斯惡之矣故卽良知之同好而克之善其有不積乎卽良知之同惡而去之惡其有不化乎若知善而著知不善而撿而徒博古今廣聞見偃然自附于孔氏之徒其爲侮聖言也滋甚昔在復聖公立大中以詔常道援天而授諸人曰天命謂性推人以還諸天曰上天

之載而其審幾之功自戒懼以至育萬物自無惡於志以至
刑百辟首末無二塗轍焉茲避狂以趨聖之殼也學射者弗
志於殼衆必哂之羿之後而弗至於殼人其將謂何二三子
其乘良師帥鼓舞之機夙興夜寐以自盡其天聰天明以自
樹於正宗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家塾

